

兩廣一

兩廣土司其先皆槃瓠之裔相傳高辛氏時犬戎爲亂槃瓠街犬戎之首來遂以女妻之槃

之興安義寧柳州之融縣懷遠界者則謂之獠惟結跣足不

供賦役種芋菽爲糧載筒而炊不足獵山獸續食兒時燒鐵

石烙其跟蹠使不仁輒能履茨棘拚榜而弗之傷其在慶遠

南丹宜山及平樂之荔蒲修仁桂林之永福則謂之獠雜處

谿峒頑冥不馴卽隸版籍輸賦謂之熟獠否謂之生獠在忻

合誌十二

一

會稽徐氏重榮

城荔波及天河南北西三鄉永順永定二長官司尤難于向

化好殺無禮元夕祭槃瓠十月朔日祭都貝大王每祭必合

樂雜進盧沙銃鼓胡盧竹笛令男負女去沓淫以爲樂或有

刺女必殺之謂爲人所棄也有曰獠者據左右兩江爲虐俗

稱山獠依山而居無戶從版籍以射生爲活推其村之豪曰

卽火餘但稱火歲首取土杯十二貯水隨辰位布列卽火者

祈焉經夕集衆觀卽寅有水而卯耗者則正月兩三月曠有

曰狝者生兩江奧谷中狀若猩猩往與山獸名野婆者爲夫

婦散育茸莽間不室而處有曰狝者如猿獠黃睛深目語啞

嚶不可辨能採片腦鶴頂犀角象齒以爲業舊傳其類有飛

頭鑿齒花面赤髭之屬凡二十一種其曰蠻者有撫水蠻其
曾皆蒙姓以毒卉傳矢射生取鳥獸盡則他徙有西原蠻率
甯氏相承別有黃氏居黃澄洞在南寧西南有廣原蠻沂鬱
江之源阻險絕蹟其在南江之外稍有稱名者曰羅氏在宜
融之西南寧之西北唐會昌中封其酋爲王世襲爵焉大抵
廣西諸屬槃獠錯居其最險者曰左右兩江曰大藤曰六十
三山曰六山曰七山屢煩征伐而廣東則五嶺迤西蜂房蟻
穴根株盤錯者十三州縣其地里川原編幅之延袤者千有
餘里而總互轄于桂柳潯梧之間自高要南岸至新興百餘
里間有雲浮山王三坑鐵場峒官廳地黃沙逕筋行雲燕黎
峒良峒密峒料峒林峒諸巢自新興至陽春百餘里間有高
峒雙峒崩石洞富林鴨鬪黃沙小卵白梅峒青水紅豆深掘
雲青諸巢自陽春至恩平百餘里間有牛牯突白面石磨刀
水關村洗馬潭十三村諸巢自高要江行二百里至德慶以
龍水爲界下曰東山則有富祿峒柞峒上臺下臺石狗天所
北浦水澗赤土歐塘柴坑東模大干火燒下埔封門大峒頭
大臺尖底崩楊柳桐村茅坑茨芋塘邊苦竹根石背諸巢上
曰西山則有羅旁大力石龜磊嶺埔百片大埔拱埔封門思
律思遙木埔強車殺馬鞍野芋下城水口龍塘古逢諸巢雖
種類不一而總名獠獠間有隣峒閩匪與四方亡命相依爲

生者又謂之浪受撫者曰浪民否曰浪賊設營堡屯哨于德慶上下江道與高要高明四會廣寧新興恩平瀧水諸州縣間調歸順下雷東蘭那地狼兵戍之而狼兵則擇取諸狼提調編保別給田任種且耕且戍謂之狼家洪武元年左江太平府土官黃英衍右江田州府土官岑伯顏皆賈印降會廣東初平都指揮耿天璧取南安僑萬諸州逼降黎岐生熟小陽峒主汪官泰等編籍定賦改瓊州乾寧安撫司爲瓊州府而廣西則遣中書照磨蕭以權齎詔往諭左右兩江溪洞官民兩江懾服會上思州黃英傑抗戰亡廣擊敗擒斬英傑及黃權等上思州平遂以廣西行省所上便宜七事設南寧柳州二衛增兵守禦而改慶遠安撫司爲慶遠府置靖州衛命指揮劉才僉事孫惟劉福等築城戍守更以殿中侍御史尋适爲按察司使監察御史王子啟胡子祺爲僉事且諭之曰廣西地控諸蠻民未稔化當此兵革凋傷之際恐不能撫恤又從而蠹害之因特命往司風憲而以寬裕嚴明撫輯其衆其明年田州總管黃志威招來奉議等州一百一十七寨土甚嘉之乃平柳州道村寨蠻寇韋布等并定廣東南海肇高雷廉山寨猺蠻并羅旁峒戶黎岐等復以田州知府岑堅泗城州知州岑嘉忠曾率土兵捕寇遂于其地選取健丁各五千入立爲二衛以嘉忠之子振堅之子永通爲千戶統其兵

俾之守禦以備不測乃以廣西布政司領長官司三曰永安
曰上林曰安隆隸兵部武選設土官一百五十七人其知府
四人曰思恩曰田州曰思明曰鎮安知州三十二人曰思明
曰結安曰下石西曰利曰都結曰奉議曰思誠曰上思曰龍
英曰鎮安曰江曰結倫曰思同曰果化曰都康曰茗盈曰萬
承曰全茗曰上下凍曰泗城曰太平曰向武曰南丹曰歸順
曰安平曰忠曰思陵曰龍曰歸德曰那地曰東蘭曰上隆同
知一人曰左州知縣六人曰羅白曰憑祥曰上林曰陀陵曰
羅陽曰忻城縣丞一人曰上林主簿一人曰懷遠典史二人
曰桂平曰貴巡檢十三人曰永平寨波羅里大洞三寨鎮安
平鄉理源鎮高井寨尖山鎮周沖都樂墟古江口羅目鎮慈
樂寨東鄉副巡檢九十八人曰木盤浦鎮鄒寨白石寨覃觀
旺思隆鄉連城鄉武羅鄉武林鄉辛安寨東禪鎮那龍寨大
約鎮寨下市界牌鎮安城鎮歸仁鎮古眉寨羣峰寨白面寨
遷隆寨西舍寨麗璧市桑江口古蚩鎮三畔鎮三門灘大寧
寨龍門寨靖寧鄉宜良鎮都博鎮新興鎮歸化鎮吉清鎮廖
洞鎮江口鎮章駱鎮安湘鎮樂善鎮莫離鎮武陽中峒鎮通
道鎮清流鎮思管鎮鵝頸隘佯江鎮西峒鎮潯江鎮萬石鎮
安永鎮縣郭鎮清水鎮李廣鎮思龍鎮東江鎮德勝鎮大曹
鎮思農鎮北蘭鎮安化鎮普義鎮吉定鎮歸思鎮上保鎮金

城鎮方村蒙村窮果兩江口峯門寨南源寨常安鎮龍平寨
西嶺寨鎮岐寨白霞寨邊蓬寨信都鄉沙田寨樊家寨白花
洞口渠樂寨金城寨八尺鎮那樓寨橫山寨南鄉南里鄉大
宜鄉馱演寨鵝頭鎮都名鎮丹陽鎮周沖大宜鄉靖寧鄉大
黃江口北山懷遠鎮湘山渡頭其後降田州府爲州思恩府
爲軍民府而移桂林之荔浦修仁入平樂南寧之武緣入思
恩增桂林之永寧平樂之永安昭平潯州之武靖南寧之上
思新寧而增設知州一人曰武定吏目一人曰思州巡檢二
十六人曰臨時崑馬甲大田子甲子甲陽院思郎累彩怕河
武龍拱甲床甲焚鳳下隆縣甲篆甲碧桑怕牙思幼侯周思
恩白興龍定羅定安古零那馬下旺都陽改流知州二人曰
養利曰上石流知縣二人曰崇善曰永康隸吏部驗封
慶遠土舍韋富撓其先在唐宋時世有東蘭西蘭二州及儂
智高反竄匿失官逮其父晏勇始據有東蘭故地洪武初富
撓遣土日章錢保詣闕上故元所授東蘭州印貢方物時錢
保欺謾故匿富撓名而謾以己名上之朝廷不察卽以錢保
爲東蘭知州奉朝命赴任陽陽設施富撓無如何旣而錢保
以徵歛暴急虐土民土民不服乘富撓怏怏遂召衆挾富撓
稱亂官軍進討之先擒其黨韋公煥力言錢保冒襲不平土
民激變有所自於是乃奏聞執錢保去官而勅富撓戴罪責

後效置餘黨不問

初洪武改元龍州土官趙帖堅以萬戶府歸附詔改爲龍州知州許世襲職及帖堅卒無子其姪宗壽襲土官知州旣而鄧國公常茂以罪謫其地帖堅妻黃氏有二女其一爲太平州土官李圓泰妻而茂納其一爲妾方是時宗壽雖襲職帖堅妻猶持土官印與茂共擅州事數凌逼宗壽會茂以病卒其闖者趙觀海等亦素與宗壽爲難宗壽乃與其把事頭目用計取土官印上封事言茂已死并械觀海等至京而帖堅妻亦使人告宗壽攜掠與李圓泰謀劫茂妾并其奴婢往太平州且搜趙氏祖父官誥諸物盡掠取之又欲并奪龍州之地因親至京言宗壽實從子不應襲宗壽亦上章言狀上詔宗壽勿問獨議帖堅妻與圓泰罪旣而以蠻夷遠人并釋之無何有人告茂匿龍州未死前宗壽所言皆妄詔都督榜諭如茂果存宜解京贖罪如果死宗壽親來京具陳其由而宗壽不出上命兵部尙書致仕唐鐸賫勅往諭復不出會疆臣告奉議南丹諸寨蠻人梗化乃遣發湖廣江西衛所馬步官軍六萬餘人及諸衛漢達官軍進征龍州時都指揮韓觀捕獲宜山蠻寇二千八百餘人斬僞大王章召僞萬戶趙成秀章公旺等傳首京師上乃命韓觀還軍廣西而以左都督楊文佩征南將軍印副以韓觀并僉事宋晟爲左右將軍遣諭

安南王令輸米二萬石助糧而趨江陰侯吳高安樂侯吳傑
統諸衛兵嚮宗壽宗壽懼請伏罪來朝仍乞唐繹還京而親
率耆民農里等六十九人伏闕謝罪貢方物詔釋宗壽勿問
而勅移兵向奉議南丹所至皆破僉事胡冕等追捕柳桂西
山養牛諸洞山賊擒渠康節孫斬之韓觀等分兵討都康向
武諸州縣連破更吾蓮花大藤峽諸寨斬渠黃世鐵并其黨
一萬八千三百六十餘人蠻寇盡平唐繹乃奉命相度形勝
置奉議等衛并向武河池懷集武仙賀縣諸守禦千戶所設
官軍鎮守焉

合誌十二

七 會稽徐氏重業

人訴于朝言瓊母陳氏有才識可理州事願得陳氏襲職以
撫其民詔從之土官之子死而母襲者自陳氏始

泗城州女土官盧氏故土官岑瑄妻也瑄卒無子盧氏襲職
知州事既而盧氏以其姪岑豹年長乃致仕請豹承襲豹既
襲忽仇盧氏率土兵五百人圍盧氏盧謀殺之且毀伯父岑
瑄像盧氏欲廢豹疏言豹無道所爲不孝難使承襲而豹之
叔父利州土官知州岑顏亦奏豹與兵謀殺盧氏侵越地方
州民被害獨都督山雲謂豹實故土官岑瑄之姪雖欺凌盧
氏有據而承襲其本事也若盧氏瑄妻本豹伯母原以借襲
致仕宜量撥田土以贍終身仍請勅諭岑豹毋肆侵擾上乃

遣前使烏撒烏蒙行人章聰侯璉賫勅與雲并三司巡按御史覈論之

思明府土酋黃琰上世皆土官其弟珣以世嫡爲思明知府正統中琰積捍禦功授巨溫衛指揮累遷廣西都指揮使守潯州者八年至景皇帝時珣之嫡子錄怨不得襲琰以計授球聚兵五千圍府執珣及兄鈞等弑之旣而又圖奪嫡乃盡發錄罪使其子灝陽聞于官若欲爲珣伸理者巡撫李棠總兵官武毅廉得其實坐琰罪當死會憲宗在東宮景皇帝有子曰見濟琰遣人入京先賂用事者乃具奏請立見濟爲皇太子景皇帝大悅命禮部會廷臣議大學士陳循力主之將復疏署名吏部尙書王翱有難色循持筆長跪強翱署名上上如議于是出憲宗就沂邸行賞翱頓足嘆曰此何等事乃出自蠻囚耶琰遂蒙大赦原免復職并進都督賜誥命極其褒獎勢焰薰灼人多趨其門棠致仕去未幾見濟薨英宗復辟憲宗亦復位東宮而琰已死命發棺鞭其屍

合誌十二

又

會稽徐氏重采

大藤峽在潯州萬山中山有水名潯江發源柳慶東流至州經象州永安修仁荔浦平樂諸境夾江兩山皆峭呀巖業其最險惡地爲大藤峽以其有孤藤渡礮如徒杠然故名南截潯水爲府江自藤峽至府江約三百餘里其地惟藤峽最高登峽則數百里皆歷歷在目故軍旅往來顧盼立盡諸蠻以

此爲奧區桂平大宣鄉崇姜里爲前庭象州東鄉武宣北鄉
爲後戶藤縣五屯障其左貴縣龍山據其右若兩臂然峽北
崑洞以百計如仙女關九層崖尤極險阨者峽以南有牛腸
大岫諸村皆緣江立寨藤峽府江之間爲力山力山之險倍
藤峽焉又南始爲府江週遭六百里其中多冥巖奧谷層崖
絕壁入者手挽足移十步九折一失足則隕身數百仞下中
產獠人藍胡侯盤四姓爲之渠魁其山多縵土而側耕危穫
不服租庸饑則拾橡薯射狐獬鼠卉衣血食言語侏儻且憚
見官府往往通向化獠老結城市豪強號曰招主自稱曰耕
丁其力山撞人又善傳毒藥弩矢中人無不立斃者雖四姓
獠亦憚之景泰中獠酋侯大狗倡亂嘯聚萬人修仁荔浦平
樂力山爲之響應遂攻墮州縣出沒山谷守吏不能制率以
招撫糜之時朝廷方北患瓦剌未遑也天順七年賊劫上林
縣攻梧州城時總兵官秦寧侯陳涇駐兵城中會太監朱祥
御史吳璘副使周璫等方議調兵而賊夜駕梯踰城啟門劫
府治官庫放獄囚大肆殺掠執副使周璫爲質殺訓導任瓌
而涇等擁軍自衛不敢發一矢時致仕布政宋欽家居挺身
出以大義諭賊被害黎明賦聲言毋動動卽殺周副使涇等
乃使人與賊講解逮晡時賊方出城去旣去縱璫還時官軍
數千賊僅七百而已自後奏報劫掠殺越城市無虛日有州

縣被圍經年不解者總兵顏彪都御史葉盛嘗與戰頗報斬
獲然終以恒敵未經勦盪奏班師及軍迴而賊復集于是
御史王朝遠奏請大征而副總兵范信乞調達兵并衛所旗
軍有才力者協同進勦詔能捕大狗者予千金爵一級竟不
可得甚至蔓延廣東高廉雷諸境兩廣守臣皆待罪兵部尙
書王竣乃言岐賊爲亂久矣其始皆由守臣以招撫爲功譬
之騎子之啼者愈恤愈啼非流血撻之啼不止浙江左參政
韓雍有文武才屬之討賊可紓南顧憂而諸將中惟都督趙
輔勇略可任上乃以雍爲左僉都御史輔爲征夷將軍僉事
和勇爲遊擊將軍太監盧康陳宣監視軍務戶尙書薛遠督
餉御史劉慶汪霖紀功而一以便宜專屬之雍曰將士有功
者得自署三司而下不用命者以軍法論成化元年雍偕諸
將會南京議進取方略皆曰兩廣殘破盜所在屯聚宜分兵
撲滅之令一軍由庾嶺入廣東而大軍由湖廣入廣西賊在
廣東者驅之在廣西者困之雍曰不然賊已流劫蔓延而所
至與賊是煽禍也藤峽爲賊穴吾以全師擣之則東可以應
南韶西可以取柳慶南可以援高廉雷而北可以斷陽峒諸
路所謂腹心旣潰則遊寇自息舍此不圖而分兵四出賊必
擁而漫流流賊愈多州縣愈破所謂救火而噓之者也諸將
曰誠如公言乃以官軍三萬人兼程而進方至全州值陽峒

西延苗賊爲梗先以偏師擊滅之斬失律指揮李瑛等四人一軍股栗及至桂林復召諸將按圖議曰修仁荔浦藤峽之羽翼也羽翼不剪則腹心難除乃以永順保靖及兩江士兵十六萬人分五路進先破修仁窮追至力山大敗之生擒一千二百餘人斬首七千三百餘級乃進潯州延父老問計皆曰大藤天險重崑密箐三時瘴癘某等生長其地尙莫得要領且兵聲旣振賊備益堅莫若屯兵圍之且耕且守則不戰自斃矣雍曰不然峽山遠濶紛披輪困六百里間安可圍也且屯兵日久將士雖弛睥睨衝突安能悉防兵法有之先聲有奪人之志乘勝之謂也今我軍旣破府江勇氣十倍峽賊

合誌十二

十一 會稽徐氏重粟

聞之亦以禡魄因而乘之何堅不破乃以六萬八千人爲右軍令總兵歐信參將孫騏高瑞都指揮夏正等將之自象州武宣分爲五道攻其北以九萬二千人爲左軍令都指揮白金楊璵張剛王屺指揮唐雄等將之由桂平平南分爲八道攻其南復令參將孫震指揮陳文章等守左江及龍山五屯防其奔軼而自與趙輔和勇營高振嶺以督諸軍且令歐信曰山北旣破便可提兵深入夾攻桂州橫石諸厓令夏正曰林峒沙田府江間道也宜越古眉雙髻諸山伏兵林峒扼其東奔諸將敬諾于是諸道竝發腹背夾擊賊旣失利乃置婦女積聚于桂州橫石寺塘據險立柵而悉力出捍于峽南置

滾木礮石鏢鎗毒矢下如雨注官軍仰山而攻雍督戰益急
敵少息雍規其怠急擊之將士用團牌扒山虎壓二筩諸器
魚貫以進皆殊死戰呼聲裂山谷賊氣奪乃縱火焚柵因而
乘之歷破山南石門大信道袍屋厦紫荆竹踏梁腦老鼠塞
嶺林峒沙田古營牛腸大岫大塞諸寨賊屋廬藏積俱赭會
日暮雍命就營賊巢中衆粟粟視雍雍恬然整暇衆恃以安
賊旣潰入橫石諸崖雍飭兵窮追伐山通道行數日至其地
賊上九層崖抗戰前樹大柵用千筋礮石從雲霄轉下聲如
轟雷且弩矢雨注不可當雍誘使大發而令人間道潛陟其
巔硯發竭舉砲賊大駭雍麾死士以大斧刊木扳蘿而升前
後不絕如蟻漫山奮擊然後發火箭焚柵而夏正等亦自林
峒來援賊大奔生擒侯大狗等七百八十餘人斬首三千二
百級招其流冗千餘人磨崖石紀歲月而還土人謂自國初
用兵未有窮巢破穴如此甚者先是峽中有大藤如斗延亘
兩厓諸蠻皆緣之以渡至是斬峽藤斷之名斷藤峽當大軍
由修仁抵峽道有儒生里老數十百人戴香跪迎曰我輩苦
賊久矣莫敢自拔今幸遇天兵得爲良民願先三軍鋒雍大
怒叱左右縛斬之左右貽聘謂何故殺良民及縛而利刃出
袂間迺知間也悉斷頸散手足剗腸剔胃累累掛箐棘中賊
望見大驚沮曰韓公天威也旣平雍乃上言諸獠之性憚見

官吏攝以流官終難靖亂上隆州士知州岑鐸先因祖母秦其盜嫂謀鬼故推鞠在禁乃五年之間竟無証佐臣愚以爲鳥獸之族豈識彝倫曖昧之言訐自中菁聞其人驍勇冠軍倘被以特恩而復其職改隸潯州爲諸獠長則効治可立計也又言諸流官巡檢不諳獠俗往來遷轉難以責成請授諸有功土人李晟等爲土官巡檢因請移周冲巡檢司于勒馬移靖寧巡檢司于獻俘移忌隆巡檢司于碧灘而添設東鄉龍山巡檢司各一至于別類獠人國初曾充戎伍近用兵時遣千戶李慶招之多肯效順請卽本地開設千戶所因其故俗卽以李慶作渠帥統之上皆允納于是設武靖州于斷藤峽以岑鐸爲知州屬潯州府進雍左副都御史官子錦衣封趙輔武靖伯世襲時輔知雍才軍事一聽雍而輔但受命督戰故所向有功暨雍以艱去諸獠稍稍謀聚御史龔晟僉事陶成請立總府于梧州兵尙書白圭仍俟雍服闋加右都御史再往總制復平那蒲岡夔古平諸賊兩廣大定乃與太監黃沁不合求去遂以右副都朱英代之英承雍威力招徠荔波力山馬平陽朔諸獠定爲編戶氓而使之輸賦自是之後民有寧宇者凡三十年其所斷大藤中空截其兩端而釘以牛皮爲大鼓置參軍府門蓬蓬然聲聞十餘里其後兵備移鼓至行臺叩之無聲歸卽如舊以爲神

蠻司合誌十二

光緒十六年徐氏鑄學齋重刊

山陰田寶祺校



函 會稽徐氏重刊

光緒十六年徐氏鑄學齋重刊

蠻司合誌十二

兩廣二
趙楷者龍州土官族子也龍州自趙宗壽襲後五傳至趙源

其妻岑氏本田州知府岑鏞之女嘗自負家勢專制部事無所忌會源卒無子州人推源兄溥子名相者當立楷卽相弟溥次子也妒之謂岑氏曰主何不自爲地耶相誠立則州非主有明矣主盍購孔子擁之而親以護印掌州事是主世世有龍州也岑然之遂以賸僕韋隊子璋詭云遺腹子鞠之外家而岑之兄子猛方自大遣府目韋好以兵三千納璋勿克楷乃奏言璋實源子當立爲相所篡事下督府而楷與璋通路上下莫敢主相者正德十三年有錦衣兩舍人以別務至左江楷揮千金賂兩舍人詭云有旨以土舍王祥持僞檄遍調鎮安果化向武養利上林諸土兵二萬人送璋入龍州攻相相挈印走匿况村猛遂縱兵殺州人死者二千餘左江大震先是相二子長燧次寶相枝拇寶亦枝拇相絕憐愛之曰肖我當後我至是猛乃以寶去髡爲奴都御史楊旦總兵朱騏以變聞猛復賂鎮監傅倫得旨僅勅倫捕祥而逮分守彭夔分巡李滄去餘勿問嘉靖元年相死州人立燧五年猛伏誅七年楷弒燧州人立其族弟煖會新建伯王守仁提督兩

廣遣上思州知州黃熊兆勘其事而熊兆黨楷言楷當立宜以州印昇楷楷遂弑煖大亂州目黃安黎容等潛往田州購寶寶爲奴楊布家年十三矣安容等以百金購得之言之督府時督府林富與總兵官仇鸞皆言楷勢張未易驟滅不如姑因勢利導之乃諭楷令還寶職而使寶以五千金并腴田三十一村謝楷楷私計寶終易與且趙宗單寶死官必及已不如微厚利圖之乃欣然還職而陰以贏財招狂猾扞扞且復求韋璋之子阿應育之令往來寶所阿應美姿容談笑寶妻與通動息必告楷楷乃爲應奏言應源孫也宗亂二世不得立事下督府都御史蔡經猶豫不敢決而寶宮校男子王良以爲閩者楷召良激之曰汝絕代人也畿甸之民願殘身以干進者爲富貴耳汝安圖哉藏頭閩閩與獘豕無異曾不若彘牛騰馬之得逞其欲也良曰恨不剔腎以報之楷曰誠欲報耶吾爲若主之何如良唯唯楷乃鳩州目鄧瑀李旭林盛等謀伐寶州人怨寶莫爲言十六年楷遂以千人抵州夜及寢門呼良曰至矣良聞楷聲開門納楷執寶寢所斬之截枝拇及以寶妻去變聞會安南莫登庸篡主自立朝議征之登庸笑曰中國土官以弑逆爲事數十年無正法者而獨慮及我何哉頃之憑祥叛酋李寰與楷通都御史蔡經屬副使翁萬達兼圖寶楷萬達密受命乃獨行部至南寧故沉滯不

爲理州人夫譚萬達曰趙氏之族殫矣非楮莫立者顧負罪
不朽我故遲之耳楮聞之大喜萬達乃遣人謂楮曰楮誠以
三十一村贖罪我當貫之且畀以官楮益喜報命萬達乃時
時稱楮智勇冠軍卽南征可當一面楮遂統精兵千人詣萬
達言事且以三十一村地圖來獻萬達留語旬日楮浸慰弛
不爲備所攜兵衆多以乏糧遣歸寨萬達乃召楮及鄧瑀入
伏壯士劫之曰汝輩罪大滔天不得活命且盡今日矣特汝
死此地吾隣汝吾欲以官畀汝子汝當爲書諭汝黨勿亂其
靜以俟命楮惶懼以頭搶地曰門祚衰薄喪亂頻仍官府悉
罪楮何也楮誠死而官府食言不及楮子官柰何萬達曰有

合誌十二

三

會稽徐氏重榮

如此日乃流涕而與之盟楮亦流涕爲書諭黨曰事已如此
亂無益也可善撫我子以存趙氏萬達得書卽呼壯士杖斃
之而以書諭其州人立楮子匡時年四歲一州悉定乃以十
三村還龍州十八村立縣治附太平郭其同時戡定者有憑
祥李寔事

憑祥李寔爲土官知州李廣寧庶子其先李昇洪武十八年
以憑祥嗣歸附授巡檢永樂二年改縣治以昇知縣事其後
部落蕃衍當交趾鎮南關爲左江要害成化八年改州治以
昇孫廣寧知州事廣寧有十子寔其季也廣寧死諸子爭立
不決凡三四年而竟以其孫珠嗣嘉靖十年珠又死族弟珍

珏又爭立珍挈印走况村况村土舍黃泰以其姊黃孟妻之
珏遂擅攝州事十四年州目李清李滿趙琪蘇寄枝等謀納
珍說思明府土舍黃朝曰李珍吾主也不幸爲逆弟所逐倘
以君之威得復入奉烝嘗者願以全州服事備下屬黃朝喜
遂納黃泰以兵七百人納珍憑祥奪其印珏奔磬柳久之南
海浪人歐紹賢周縉容憑祥說李珍曰州故省屬視思明伯
仲也今屬思明則父子矣竊爲明公耻之珍遂悔約不肯屬
思明蘇寄枝李滿爭之不得因有隙會黃朝有外婦生子時
芳長矣詭云此廣靈孫也當其父璉與珍珏爭立時避居思
明實生此兒乃以千人納時芳弗克時珍荒淫甚醉卽手刃
人部民患之寔乃謀廢立有成局而珍妻黃孟亦以失寵孤
憤實與之通十七年寔召歐紹賢周縉曰李珍不道賊虐部
民吾欲脩衆怨舉大事而難黃泰奈何紹賢等曰黃泰疑不
助也試爲公探之往見泰曰南海之濱有不禮其妻而淫于
他妻者其妻之父兄勿加怒也則可謂大度矣乎泰曰不然
夫不禮其妻是不有其父與其兄與弟也而銜之是匿垢也
而謂之大度何可紹賢等歸謂寔曰泰不助珍也寔遂約李
滿蘇寄枝將爲亂慮趙琪掌外甲以兵劫琪琪許之紹賢等
曰未也舉大事而無內應譬之啟鑰而無簧難以入矣寔曰
善時珍妾蒞政有淫行寔遣刺客趙應就蒞政所詭爲珍所

使逼淫之夜半矍然曰爾死期至矣如何芮玖驚問故曰主
官知汝有私人使我試汝卽從者當取汝頭去否則貫汝今
竟何如矣芮玖懼急裸起叩頭呼救我趙應擁被坐故躊躇
間還以被擁芮玖曰吾亦惟憐汝以使汝知也雖然吾夜當
再至汝第毋動夜俟我寔復遣人謂黃孟曰今夜十郎將卽
子排闥勿驚十郎寔稱也黃孟唯唯既而內人爭以酒進珍
珍沉醉乙夜趙應竊芮玖穴垣出蘇奇枝巡徼佯驚諱曰闈
竇何豁也黃孟驚起開門而寔等擁兵入斬珍于床李清聞
亂呼趙琪以外甲入救琪匿不至寔遂挾黃孟并坐部兵發
庫藏爭財亂擊殺者數十人詰旦寔置酒高會召李清清不
得已赴之臨觴而嘆寔就坐殺清會安南逆臣莫登庸反因
厚賂寔爲嚮導曰緩急鉅細皆以聞時督府蔡經屬副使翁
萬達田汝成竝治龍州憑祥二亂而汝成撫藤峽萬達獨行
乃先誘殺龍州賊而遣人諭寔曰天子將有事于南夷邊圉
之臣有用命者尊官可立取也寔遂自薦曰願効力萬達乃
厚與之而召黃泰謂之曰人言李珍之死倡亂者汝也然乎
泰大驚辨萬達曰無多言能擒李寔則不辨自明耳泰謹諾
乃遣指揮錢希賢徵兵泰所部勒若行邊者至憑祥襲之擒
李寔李滿蘇奇枝等皆論死卽日榜其黨曰罪止寔等一州
帖然旣而李珏李時芳復爭立萬達汝成共鞠之時時芳倚

黃朝勢通賂上下皆云當立而奸民農球復控督府言時芳
眞李連之子廣靈之孫萬達力斥球乃論時芳死黜珏而立
李琪之子佛嗣珍出目署萬峯建署其建廣武建署其建
上思州土目黃鏐于正德之末聚衆攻城都御史林廷選捕
之下漳州獄已而越獄復叛官軍禦之詐降副總兵張祐不
爲備復叛攻破州城已而復勦捕獲之伏誅嘉靖元年都御
史張嶺奏廣西上思州舊本土官中改爲流遂致土人不伏
往往稱亂今宜仍改爲土官而擇土吏之良者任之議以爲

然

思恩土目劉召叛令其黨黃安奪定羅堡剽掠良民兵備副

合誌十二

六 會稽徐氏重粟

使檄田州土官岑猛勦捕之猛按兵境上不進都指揮僉事
孫震直前撫之爲賊所執守巡數遣人省諭召詭言掣回田
州兵當還震守巡不得已從之又欲盡掣思恩守城兵守巡
不可召亦竟不出震而是時諸州土官皆黨逆觀望不用命
總督都御史張嶺請調湖廣永順保靖土兵各萬人與本省
官兵合勦且仍留折糧銀二十萬以給軍餉部議各減半且
先令遣官撫諭使急出震賊始懼受命事遂定
岑猛田州府土官也自稱漢岑彭後洪武初元安撫總管岑
伯顏以田州歸附高皇帝嘉之爲立府治使世襲知府三傳
至溥生三子長名獠次卽猛也弘治六年獠以失愛弑溥土

目黃驥李蠻發兵殺獠嗣位未定而驥與蠻復構驥以猛
奔梧州督府奏猛襲溥官納之田州兵備使汪溥慮蠻方命
乃檄思恩知府岑濬以兵衛猛時濬方雄視兩江驥遂賂濬
脇猛分地猛不得已從之比至田州李蠻拒不納驥復以猛
奔思恩濬乃留猛不遣十一年都御史鄧廷贊檄濬歸猛濬
不從尋遣副總兵歐磐布政使程廷珙以兵徵之濬始釋猛
督府納之田州遂與濬仇讐是年濬入田州殺李蠻十五年
濬攻陷田州猛走免濬乃以族子洪據守其地十八年都御
史潘蕃奏發兵討濬戮之并誅洪改思恩流官知府兼攝田
州降猛福建平海所千戶正德初猛賂劉瑾矯旨以猛爲田
州同知猛撫輯遺民兵威復振稍稍侵旁郡自廣嘗自言督
府有調發願立功冀復舊職會江西盜起都御史陳金檄猛
從征猛所至剽掠然以平賊故疏功稍遷指揮同知第非猛
初意頗怨望而督府旗校初受猛賂日警猛至是賂稍減毀
者漸至而猛復自恃兵力凌轡諸土官諸土官不堪稍有言
猛不軌者都御史盛應期借以恫猛索猛賂猛不遜應期怒
疏猛反狀未報應期去都御史姚鏞代應期鏞雅知猛無反
心欲不舉而鏞子淶以書上鏞願勿征猛時巡按御史謝汝
儀到官故事御史謁督府從掖門入汝儀直入儀門鏞眴從
官卻之汝儀大怒廉得淶書誣淶納猛萬金鏞皇恐乃再疏

請征猛制曰可嘉靖五年鎮僭總兵官朱麒發兵八萬以都
指揮沈希儀張經李璋張佑程鑒等五將軍統之分道竝進
猛聞大兵至令其下母交兵裂帛書寃狀陳軍門乞憐察之
鎮不聽督兵益急沈希儀擊斬猛長子邦彥于工堯隘猛懼
謀出奔而歸順州知州岑璋猛婦翁也其女失愛屏居璋欲
藉此報猛乃甘言誘猛走歸順鳩殺之斬首以獻先是猛三
子邦彥敗死邦佐與邦相出亡惟邦彥側室子曰芝方襁褓
匿民間鎮謂岑氏單弱計田州可遂滅乃請改流官治之未
幾田州土目盧蘇糾思恩土目王受挾邦相反兩江皆震會
汝儀滿去御史石金代之金仍黨汝儀左布政使嚴紘僉事
張邦信又素不爲鎮所喜紘遂倡言猛實不死歸順僞以肖
猛者當之又言有自右江來者聞思恩以陷岑猛糾交陟叛
臣莫登庸反金遂劾鎮輕信罔上圖田州不得并失思恩上
大怒落鎮職以王守仁代之先是鎮上言田州遺黨復亂再
乞集兵勦捕軍興錢穀相應議處上命動支廣東司府金錢
不得分彼我致誤事機至是守仁未至鎮候代偵知思恩未
陷欲徵兵擒蘇受自贖乃檄兩廣三司議事而張邦信分巡
倉梧欲陰壞其事給郵吏發檄東西交竄之兩廣三司皆以
檄非是封還鎮竟不獲集兵而去七年守仁將至田州調湖
兵數萬人南下諸夷皆憚之守仁乃自叆晦示以無事及抵

南寧見蘇受勢熾度不可卒滅乃遣人招諭使來輸罪蘇受
本怵守仁威武將丐命會有浮言軍門給蘇受欲取其賄者
蘇受疑懼不卽至守仁復遣慰諭之且與之誓蘇受言來見
必陳兵衛并乞易軍門左右祗候以田州將校守仁許之蘇
受乃出謁盛兵自衛守仁數其罪箠一百蘇受衷甲受箠諸
夷驚莫測守仁乃上疏言思田久構禍荼毒兩省已逾二年
兵力盡于哨守民脂竭于轉輸官吏疲于奔走地方躡枕如
破壞之舟漂泊風浪覆溺在目不待智者而知之矣必欲窮
兵雪憤以殲一隅未論不克縱使克之患且不測况田州外
捍交趾內屏各郡深山絕峪猿獠盤據使盡誅其人異日雖
欲改土爲流誰爲編戶非惟自撤其藩籬而拓土開疆以資
隣敵非計之得也今岑氏世效邊功猛獨註誤觸法雖未伏
誅聞已病死臣謂治田州非岑氏不可請降田州府爲田州
而官其子邦相爲判官以順夷情分設土巡檢卽以盧蘇等
爲之以殺其勢添設田寧府統以流官知府以總其權上皆
從之乃薦布政使林富爲巡撫都指揮張佑爲總兵官而親
率蘇受攻八寨賊破之時兵部侍郎張璉及桂萼等已浸淫
毀守仁處田州非是會守仁薨而都御史林富代爲提督稍
易守仁議奏言思恩改設流官二十年兵不得罷田州決非
流官所能控禦但降田州爲州則不必別設府治以騷遠夷

乃以岑邦相爲判官以張佑充副總兵鎮守其地勅曰滿三年乃代時邦相纔十六佑兒子畜之而盧蘇自矜興復岑氏功專制生殺威行部中號曰布伯布伯者猶華言主管也邦相擁虛位不平遂與盧蘇有隙會張佑將代望邦相厚賂已邦相但治供具無所賂佑大怒乃以他事撻邦相而陰與蘇比購邦彥子芝已髻鬣育之別所邦相欲殺芝不得適佑不果代留鎮督府以西山之役檄佑從征佑遂置芝衣篋中以行而邦相乃治供具毒佑佑死芝奔梧州都御史陶諧亦兒子畜芝于是盧蘇遣人刺邦相不得邦相召土目羅玉戴慶謀代蘇蘇覺稱疾不出會其妻生日諸土目率妻子來賀且爭入問疾蘇伏甲臥內而後出見諸土目諸土目慰勞曰願布伯自愛蘇曰賴公等之靈疾苦何足恤特恐未保首領耳諸土目驚曰布伯何故出此言此一州人誰不甘心爲布伯死者蘇曰噫吾敢望州人哉第得坐中人憐我足矣諸土目覺蘇言非是皆相顧貽聘蘇乃指羅玉戴慶曰如二豎何言訖甲興執玉慶斬之因劫諸土目曰邦相之不德公等所素知也孺子芝實岑氏裔不于此時立而安立乎諸土目皆頓首曰唯命蘇乃閉諸土目妻曰乞留此爲質卽日以甲士千人攻邦相弑之焚其屍路都御史諧言邦相病死無後芝當立遂立芝歸田州于是猛仲子邦佐爭立而鎮安府土舍岑

眞寶泗城州土舍岑施東蘭州土舍韋起雲那地州土舍羅廷鳳等合兵助邦佐攻田州入之殺掠萬人蘇走免會歸順州土舍岑獻爲蘇堵蘇求救于獻獻乃乘虛襲眞寶眞寶敗兩江大震諧乃遣人諭眞寶等曰邦相實病死曷與盧蘇而爾等自相魚肉何也值諧已憂去都御史潘旦蔡經相繼代咸不欲興問罪師朝議下核實副使葉俛參議陳大珊議曰盧蘇稱亂弑主罪在不赦縱宥之不誅亦當以上聞令立功贖罪耳經不聽反言邦相不孝奪其母贍田虐部下盧蘇因衆怨殺之朝議遂置蘇不問諸夷聞之皆解體十七年以征藤峽故調盧蘇與其子鳳兵屬指揮王良輔部下而鳳故逗遛且給良輔軍他所而自以父子爲一軍副使翁萬達不平與副總兵張經謀曰峽賊雖當誅不過殺人剽貨已耳盧蘇罪十倍峽而舍豺豕而責狸鼠非法也吾欲與公等倡議斬之何如皆唯唯乃召蘇仇向武州土舍黃仲金與之合兵爲書暴蘇罪狀上之督府其詞甚厲都御史經閱書大駭報曰今日之事受命征峽賊不聞征蘇何監軍之多事耶卽日遣旗牌星馳營中坐鎮之使勿發而其機頗洩蘇夜遁萬達頓足曰惜哉不先發而後聞也

先是都御史姚鏞征岑猛時歸順州土官岑璋猛婦翁也鏞慮璋兵強當助猛召都指揮沈希儀問計希儀平時知璋女

失寵恨猛有隙請就璋探實以覆時希儀所部千戶趙臣者
雅善璋希儀召臣語故臣曰是當以計取之希儀曰如何臣
曰鎮安歸順世讎也公使人歸順則鎮安疑使人鎮安則歸
順疑是莫若徵兵鎮安而中其忌以劫之可立取也希儀曰
善乃遣臣往檄鎮安兵臣過璋璋喜迺臣曰久不見故人今
肯念我來耶臣嘿然璋曰趙君有嗔乎曰感故人厚意久契
闊故迂道來何嗔也稍與語須臾嘆息而起璋疑之明日璋
置酒款臣臣若不豫者璋曰怪哉趙君軍門督過我耶臣曰
無之曰隣壤有所控訴將逮勒耶臣曰無之璋挽臣臥內跪
叩之臣泣下璋亦泣曰璋死卽死耳君何忍祕厄我臣乃言
曰託君肺腑有急不敢不告然今日非君死卽我死矣璋驚
曰何故臣曰軍門奉旨征田州謂君猛婦翁必黨猛令我檄
鎮安兵襲君我不言君死我言君必驟發敗機事則我死奈
何璋頓首謝曰君實生我君不言我赤族不悟矣我何忍獨
生反令君死遂強臣稱病留傳舍而亟遣人馳希儀所告變
陳猛反狀恐連及願擒猛自效希儀許之遂佯追臣返以其
事白鎮鎮乃不備璋專意攻猛勒兵五道以都指揮希儀及
李璋張佑程鑒張經將之而參政胡堯元分道督進猛子邦
彥守工堯隘璋遣兵千人助邦彥實爲間邦彥欣然納之璋
遣人告希儀曰已遣千人爲內應矣慶戰時乞識寸帛綴裾

裏者希議許諾及戰歸順兵佯敗奔田州兵亦奔遂大潰希儀斬邦彥猛欲他奔璋使招猛曰事急矣何不走歸順以達安南圖興復耶猛倉卒不知所出遂佩印從璋璋陽泣迎之奉之別館飾姣女妖童牲穀咸備且詭曰天兵退矣又曰天兵聞君走交南不敢輒犯將詣軍門請進止矣猛喜不疑會胡堯元嫉希儀欲攘其功頗聞猛走匿璋所遂以兵萬人擣歸順璋急遣人持百牛千醞迎三十里曰天兵遠勞謹饋犒飲每牛加桔繫之一楫值列十醞堯元怪璋整暇而諸軍得犒喜遂屯不進璋乃親詣見諸將曰猛敗走歸順欲走交南璋邀擊之猛日集流矢南走不知所往急之恐生變幸緩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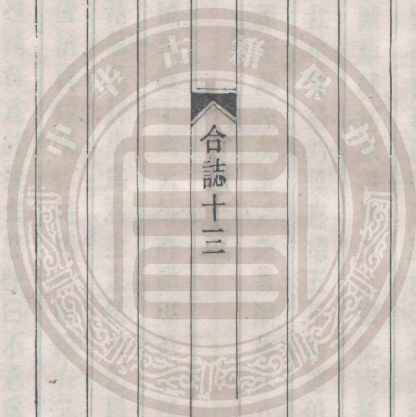
合誌十三

三 會稽徐氏重棗

日當捕致戲下堯元等許諾璋還詭猛曰天兵已退非陳奏不白請急草封事爲君上之猛乃乞屬草出印印訖璋知寘印所置酒賀猛樂作持鳩一甌錦衣二襲曰天兵索君急不能庇也請自爲計猛大怒呼曰不意爲老奸所賣遂仰鳩死璋斬其首并府印函之間道馳詣軍門度已到乃斬他囚首貫猛屍昇擲諸軍諸軍羸攘支解爭擊殺十餘人鷹駝軍門則猛首已梟一日矣諸將大恚恨遂浸淫毀璋而布政使嚴紘欲壞鑊事倡言猛實不死死者道士錢一眞耳御史石金因劾鑊落職而希儀等俱不論功璋恨致仕子瓚襲

光緒十六年徐氏儵學齋重刊

山陰田寶祺校



合誌十三

商會稽徐氏重聚

Vertical columns of text, mostly illegible due to fading and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兩廣三

斷藤賊久爲良民至正德間稍有橫江禦人者峽南尤甚時武備頗弛賊易之都御史陳金謂諸蠻不過利魚鹽耳乃約商船入峽者計船大小給魚鹽與蠻就水濱受去如稅權然蠻初獲利聽約道路稍通金亦謂法可持久乃疏其事易名斷藤峽爲永通峽久之蠻征商無厭小不愜必刺船而扼之江中重賂乃免嘉靖五年新建伯王守仁以總制定田州亂還至潯州父老遮道言斷藤及八寨亂狀守仁集諸將會議乃以二萬人遣副使翁素僉事汪濬吳天挺參將張經指揮謝珮襲勦仍密督永順土兵勦牛場諸寨保靖土兵勦六寺諸寨部署既定先是峽賊聞軍門檄湖廣土兵皆逃匿深險及聞以盧蘇王受歸降罷兵稍稍弛備至是守仁駐南寧故爲散遣諸兵狀湖廣兵皆偃旗臥鼓馳至與官軍突進四面夾攻之賊敗退保仙女山據險結寨官軍攀木緣崖仰攻之連破油磗石壁大陂諸巢賊懼奔斷藤諸軍追擊之賊奔渡橫石江覆溺死者六百人諸軍自後急擊俘獲甚衆賊潰散遍搜山峒無遺者還兵至潯州守仁密檄諸將移兵勦仙臺諸賊仍分布各哨永順兵由磐石大黃石登岸勦仙臺

花相保靖兵由烏江口丹竹埤登岸勦白竹古陶羅鳳賊聞
牛賜諸寨破大懼方據險設伏而諸軍驟進奮勇夾擊賊不
支奔入永安力山乃分兵圍之賊復大潰其奔諸路者多爲
防截參將沈希儀所擒于是斷藤之賊略盡初守仁因入寨
賊去斷藤稍遠別遣布政使林富副總兵張佑督盧蘇王受
兵五千勦入寨賊各乘夜銜枚襲擊已破石門隘賊始驚覺
且戰且走至日午賊號召二千衆還拒官軍奮擊之賊旣失
險氣奪不能支遂大潰奔入重險官軍搜勦連破古蓬固安
古鉢都者諸寨于是入寨之賊亦盡計前後擒斬凡三千人
兩江底定守仁乃班師

合誌十四

二

會稽徐氏重棗

已而守仁卒于道嘉靖十五年武靖州知州岑邦佐以庇賊
多受賊賄峽北賊漸起其目侯勝海者居弩灘號召多人武
靖土目黃貴韋香與勝海有隙且利其田廬言于指揮潘翰
臣請殺勝海翰臣素寡謀卽遣貴香誘勝海市中刺之其弟
公丁集衆噪城下殺廂民二人去僉事鄒閱參議孫繼武言
于都御史潘旦請討參將沈希儀沮之曰猾賊未易取須開
春江漲以數千人從武宣順流撲之繼武恚恨謂閱曰是夫
淺芟攘功者閱然之遂還潯州以千人溯流擊弩灘賊皆遁
去斬一病狎而還遂言賊已斂跡請立堡戍旦從之希儀復
言賊未大創兵威不彰立堡難守旦不聽已而堡成閱命黃

貴韋香以兵三百人守之約曰侯氏田廬任擇處不禁于是諸獠大忿那佐又陰黨之公丁遂鳩衆二千人夜寇堡戍兵死者二百餘人貴香走免御史諸演疏其事乃奪閱與繼武職而以侍郎蔡經出代旦經集諸司議咸謂兩廣軍政自韓襄毅後大抵用大征勦二法而無備用勦有備用征勦用少兵征用多兵經謂用征便會朝議征安南未遑也已而公丁乃益橫時出殺掠先是副使翁萬達力請討公丁御史鄒堯臣贊之經乃會安遠侯柳珣決計發兵以兵事屬萬達萬達廉得百戶許雄素通賊有狀乃劫雄曰能擒公丁者免死否則論法不少貸雄皇恐頓首願效力自贖萬達乃陽言公丁本良獠爲讎家誣搆耳寇堡小事吾當爲白之遂捕繫訟公丁者數人責其啟釁公丁果遣人懇列寃狀萬達許諾復令雄以百金貸諸獠捐公丁本業公丁喜惟雄所使會萬達按旁縣以計屬參議田汝成汝成召雄申飭之雄乃給公丁曰若爲潯人指名久矣寇堡之寃翁公知之田公不知也今田公新到何不仍列寃狀如前時而乃嘿嘿爲公丁然之遂隨雄見汝成汝成曰亦聞之誠寃汝第歸乃陽爲遣勞而密令廂民被殺者家出殿公丁譁于市游徼連逮公丁并殿者皆入獄亟遣雄詢諸獠曰寇堡事公丁供諸獠所爲而廂民以爲實公丁爲之今以此詢果出自汝諸獠則當釋公丁而

逮汝等如其不然請爲汝等共棄之毋以一公丁爲禍本也
諸獠競言事實由公丁願棄之毋敢黨者遂檻致軍門磔示
之汝成乃急上督府謂首惡旣擒急議鵬勦無如此時失此
不討則開春兩水厓蹙窄滑且賊稍知覺魚驚鳥散非用兵
之利經然之會沈希儀病遂以副總兵張經將左軍副使翁
萬達監之南寧指揮王良輔朱昇凌輔柳浦周新孫文繡屬
焉以都指揮高乾將右軍副使梁廷振監之賓州指揮馬文
傑王俊戚振吳國章屬焉副使蕭皖紀功參政林士元及汝
成督餉張經議欲以少兵勦之示威而已又欲舍紫荆諸賊
藪勿擊萬達持不可謂少兵徒損威何示威也且諸獠恣肆
久不大創之不足懾其心汝成亦如萬達議第萬達又言峽
南亦劇賊今兵力不能普及姑緩之以俟後議經然之遂以
十八年二月兩軍齊發左軍則王良輔由牛渚灣越武靖攻
紫荆大冲根姜老鼠諸巢朱昇由三等村渡蓼水攻二驢石
門石塘太安黃泥嶺諸巢柳浦由白沙灣攻大昂屋厦小梅嶺諸巢周
洪泥梅嶺諸巢凌浦由白沙灣攻大昂屋厦小梅嶺諸巢周
維新由白沙灣攻藤冲竹埠胡塘綠水冲諸巢孫文繡由藤
峽夾攻大坑巢共三萬五千人右軍則馬文傑由武宣六廟
攻碧灘綠水諸巢王俊由武宣入山攻羅濠上峒戚振攻中
峒吳國章攻下峒共一萬六千人分四道南北夾攻之賊大

敗擁衆奔林峒而東王良輔邀擊之中斷復西奔諸軍合擊斬千二百級時捕得生日謂賊計往年據險結砦以致官兵圍勦無子遺者今不復立砦惟漫走山谷間令官兵疲于追逐且曠日持久費餽饟退之必速近且漫走入羅運山矣萬達乃移兵攻之檄右軍抵長洲沿江繞出賊背盡發諸賊隘所設蒺藜菰簽及礮石滾木等追斬數百級賊益窘會右軍迷失道愆期三日而土目盧蘇受賂賂斂兵縱逸賊乃得漫匿山谷險不可躡時捕羅運孫言祖父居羅運八世矣未聞官軍涉此土者經乃令勿復窮追會平南縣有小田羅應古陶古思諸獠亦據險抗命萬達復勦之乃招賊餘黨三百二十人而江南胡姓諸獠投順者以千計藤峽悉平萬達汝成因獻議督府凡七事曰編保甲以置新民立營堡以通江道設備禦以控上游清狼田以正疆界政州治以建屯所處欵兵以慎邊防權商稅以資公費督府多採納行之

田州女土官瓦氏嘉靖十四年調使援倭寇于蘇州瓦氏提二豎孫并狼兵數千應之日索有司捕蛇檻犬爲軍儲然頗有紀律總督張經分隸總兵官俞大猷軍會賊犯松江分黨三千過金山衛大猷遣瓦氏邀之遞報斬獲時趙文華至江上謂土兵可用厚犒之至漕涇堵賊不勝土目鍾富黃維等十四人戰死賊初畏土兵至是易之復大肆焚掠大猷乃與

瓦氏奮擊賊敗奔平望至王江涇永順宣慰土舍彭翼南攻其前保靖宣慰使彭蓋臣躡其後大敗之斬首二千級時土兵有腊其肉者人爲語云花瓦家能殺倭腊而啖之有如蛇韋銀豹桂林古田獐也獐種甚繁其最强者曰韋曰閉曰白而皆并于韋景泰間韋朝威據古田縣官竄會城遣典史入縣撫諭烹食之弘治間大征殺副總兵馬俊參議馬鉉正德初再征殺通判知縣指揮等官嘉靖初又再征殺指揮舒松等時銀豹與其從父朝猛攻陷洛容縣還據古田分其地爲上下六里第銀豹出掠惟下六里人從行而上六里不與焉四十五年提督吳桂芳因以其間遣典史廖元入上六里撫諭之諸獐復業者二千人銀豹度勢孤請降桂芳乃奏言古田自弘正來知縣未嘗入城今典史廖元能撫賊有功宜量陞主簿而徐擢爲縣且本省總兵止以都指揮統之不兼制柳慶權輕位下凡事輒爲撫夷道所持今諸獐雖納款犬豕之性難保其終莫若稍重將權別選材勇堪任者居之鄙議加都督銜兼制柳慶廖元陞擢皆如議而銀豹愈猖獗嘗挾其五子據鳳凰連水二寨襲殺漳平知縣魏文端更自永福入桂林劫布政司庫銀四萬餘兩金珠若干殺署事參政黎民衷縋城而去官軍追不及久之臨桂永福各縣兵羣起捕賊始得賊黨扶嫩土婆顯等三十餘人於各山寨中然首惡

未獲也隆慶三年朝議以廣西專設巡撫推江西按察殷正茂以僉都往正茂至奏請勦賊合土漢兵十萬集衆會議時入寨助逆衆議先勦敕書亦原有先平入寨徐圖古田之語正茂獨不可謂兵法攻瑕者堅况首從自分不見上六里已事乎先給榜諭入寨入寨聽命然後分兵七哨以總兵俞大猷統之而使副總門崇文參將王世科黃應甲都司董龍魯國賢游擊丁山等各領一哨布政郭應聘與副使邵惟中爲之監視乃令各哨所屬復分土兵爲二隊更番清道必先清數里而後行數里及至信地則合營而攻之步伍嚴整生擒朝孟臬于軍陣斬七千四百六十餘級俘獲男女二千餘口撫其不爲寇者六百六十餘村銀豹窮蹙陰覓肯已者斬首以獻時主簿廖元把總王綱認之以爲是相與證明捷聞旣而稍稍傳銀豹不死正茂令僉事金柱蹤跡之銀豹兄銀站乃生縛銀豹并其子扶枝膠致獻下正茂乃疏請引罪以檻車獻俘正法古田悉平因併入寨與龍哈咻咳爲十寨立長官司并設守備練兵坐鎮守禦以黃昌等爲之而敕蕭紳陸雲騰充土舍名目聽守禦調度更陞古田縣爲永寧州條善後十二事議行

合誌十四

七

會稽徐氏重榮

府江有兩岸三峒諸獠皆屬荔浦延袤千有餘里中間巢峒盤絡爲獠獠淵藪于是江上諸賊皆倚借爲黨援日與府江

晉長楊公滿雷公奉黃公東等奪荔浦坊郭平樂樂山及峰
門南源諸所執永安知州楊惟執役指揮胡瀚千戶李可久
周濂鄧月二土舍岑文太學黃文堂及兵民無算而遷江之
北三來賓之北五皆右江獠亦時時與東歐西里及三都五
都諸賊相倚附馬多人勁俗號爲剗馬賊常陳兵走嶺東掠
三水清遠諸縣遷入南寧平南武宣來賓藤貴劫府庫已而
劫來賓所千戶黃元舉家產殺土吏黃勝及其子四人兵七
十餘人又殺明經諸生王朝經周松李茂姜集四人自是之
後白晝皆劫殺道左有南四邁箇章明甫及其子十餘人亡
抵右江鹵武宣諸生米如銀焚大盧七村及博樂二十村
劫驛遞佐史周于義所持文牒而殺其人陸慶六年兩江守
巡劉穩沈子木告于巡撫郭應聘總督殷正茂奏請督官軍
進勦遂以李錫爲將軍士道竝出雜徵東蘭龍英泗城南丹
歸順諸土兵而以土吏韋文明等統之攻古西巖口箕山古
造及兩岸黃洞古摺糯洞斬獲賊渠楊錢甫黃公護袁婆沈
婆鄧琶婆盤盤賤婆鄧郎等餘黨竄入仙迴古帶諸山疏捕殆
盡乃移檄北三北五趣其歸降會峒老韋法眞等司原鹵來
賓遷江民蒙演蒙蒙眉詣兵備請命許之乃爲定善後六策
以聞前是荔浦之峰門南源修仁之麗壁永安之古眉諸邏
司爲諸獠所奪至是議改土巡檢其官目必推擇有才武者

給冠帶管事滿三載稱職始襲世世勿絕乃于東岸水澗復
麗壁市而與廣運足灘爲一軍軍二千人備平西嶺鐵匠坡
仙家沖于西岸仙迴復古眉而與高天沖口爲一軍軍一千
六百人備陸內六章于龍頭磯爲一軍軍一千人屬漢官備
馬尾田沖黃牛及三峒于上峒古西復峰門爲一軍軍一千
六百人備羊厄峰門盧仙大崎兼視中峒于下峒東練復南
源爲一軍軍一千人備大宅東瓦皆屯田月食餉人三錢而
歲以衛萬戶或千戶百戶一人兼視選事稱職者得世守其
地是時左江以潯梧參將一人募兵一千人而邏司桂平諸
軍皆屬之於是西岸通五道自昭平明源洞以達仙迴自仙
迴達古蘇直走永安又自藤灣達馬尾象磯自象磯達田沖
直走平樂又自龍頭磯達大獠上下兩洞而東岸自昭平達
水澗自水澗達平西邏山及十三屯自平西邏山達平樂又
自深沖達桃嶺兩岸皆孔道復以府江地遠闔置縣于平樂
之昭平名昭平縣屬平樂而割富川之二五都賀縣之昭賢
鄉下半里上半里及仙迴土司隸之每歲得賦糧三千六百
八十零石

合誌十四

九

會稽徐氏重榮

懷遠爲柳州屬邑在右江上游旁近靖綏黎平爲諸獠所竊
據隆慶末以大征古田懷遠知縣馬希武欲乘間築懷遠城
召獠老加仲才論之仲才唯唯希武乃以撫牒移督府赦守

巡李文績等行縣希武先誅茅爲廬然後次第建城郭衙舍倉獄且與槁黃大地太平河裏諸獠約于築城時當以三十金擊牛酒爲犒及城工過半諸獠請牛酒希武弗與諸獠以食言微詬而去當是時諸獠常以易米至城下城下諸役夫諂之曰以汝等作賊故累我興築築成必盡滅汝等而後愉快諸獠因疑畏有畔去意而希武政尙嚴急盡罷戍堡軍趨召隆起兵登城射騎馬走城上旦暮鳴金鼓砲聲如雷諸獠愈自疑以爲役夫言不謬日語藉藉會希武行城上巡視蒼頭廬兒方響呼夾戟而馳獠人有雛童來望見希武不知避左右呼之曰走童勿走希武怒強縛而筆之童死諸獠謀而起合繩坡頭板江諸峒凡數百人皆露齒瞋目如猿猴然由北城踰入役夫走希武及經歷余冕典史陸錦等出禦敵皆中流矢邏司鄧元戰而死希武乃棄印潛遁隆慶六年總制殷正茂請勦遣總兵官李錫參將王世科統官兵會長安鎮賊乃約猪肉田寨蕉花諸獠治舳舻百艘大入石棋傘頭諸村村人塵戰于平琴洲官兵鼓行至板江與諸村約自東崖直擣懷遠會大雨雪不能進有村人朱萬世得縣印來獻而獠賊皆至自貴筑及黃土絞團狔狗據險而守所至羊腸鳥道不可卒度又道上多獠巢常自言阿獠但守家漢當柰我何時正茂訶知諸獠獨畏承順鈞刀手及狼兵乃以羽檄三

道移所在巡撫於貴於湖於浙徵鈞刀手三千人烏銃手五千人狼兵十萬人會巡撫郭應聘布政司楊茂等先遣使招白果黃土青棋大梅諸獠趣使歸降然後擊太平河裏四港牙寨槁黃大池晏江濠諸村當是時東岸則板江楊梅西岸則坡頭河潺皆助獠爲虐而古田上宋會長韋狼要亦與其弟韋狼金奔右江五都招致諸劇賊爲黨援官軍乃分爲七道四面攻入諸獠以木石塞江灘望官軍甚盛皆反踵走遂拔木毀石大破之連拔丹陽蕉花中圍田寨古立洛杲火燒合水諸巢斬酋長榮才富吳金田等賊棄旂走追至大稂天鵝二嶺破七團四寨腮江巴峒諸巢生得酋首隆扶羊斬王伯牛爺等奪獲風紀輯覽諸書及鶴頂榆木黑花帶皮印囊諸什物進破八寨斬榮田師等前後斬捕凡三千三百四十有奇俘獲男婦及牛馬什器無算事聞於是東岸北岸屬內三甲河裏太平南寨屬外三甲四港東濠波浪塘壩屬武洛狗人猛圍七團屬章覃二狼人桐木火燒洛溪合水及三門洛果屬上搖籠郡鄧勇尾屬中搖籠槁黃大池屬下搖籠坡頭田寨及板江河潺大田蘆屬浪溪獠入河潺蕉花屬背江獠人前是諸當事議兵防欲改萬石宜良丹陽爲土巡司已欲加守備一人已又欲于永福加海灣堡屯兵二百人古鉢堡屯兵三百人毛峒堡屯兵三百人於臨桂加傘山堡屯兵

二百人於陽朔及大水并田金寶頂爲一堡屯土兵五百人而里定羊骨遇龍翠屏諸堡皆加兵爲壘且耕且守故事東蘭南丹那地歲出土兵三千人更番戍會城自古田發難後議改思恩鎮安田州而思恩等不欲曰我已梧州之役何以重戍我因改鎮安及湖潤爲一年思恩及田州江州上峒下雷爲一年年出兵三千人以四年戍桂林而泗城及歸順都康爲一年向武奉議及上林爲一年思明及思明州邊隆峒爲一年龍英及忠州爲一年年出兵四千人以五年戍梧州安大

章狼要永靈獐也與鳳凰獐黃銀成有隙相讎殺常安邏司

合誌十四

三

會稽徐氏重榮

欲窮治之狼要乃椎牛遍召永福陽朔碎江諸獐攻圍鳳凰理定大水田射殺千戶章繼宗合右江荔浦山灣諸獐稱亂會指揮徐民贍兵捕服道左執狼要而諸獐大訖總制殷正茂巡撫郭應聘乃檄徵田州向武都康諸土兵凡七千餘人屬參將王瑞參政吳一介進勦斬廖金鑑廖金蓋韋銀花韋狼化等凡一千三百三十八級俘獲男女八十一人牛馬四十五頭器械九十五繪畫黃衣一襲當是時又有韋朝義者萬厯改元洛容知縣邵廷臣以歸養去任會上元夜主簿謝漳行縣事單騎巡徼萬山中獐酋韋朝義統托定洛斗古底上油諸獐夜半出掠遇漳欺其人寡曰此可禽也逐之追至

城城僅六丈不下二十戶諸獍鼓譟入竟殺漳奪縣印去是夜指揮朱昌亂土巡檢韋顯忠竝提兵決戰斬賊三十一人裨將文斌獲朝議覃三官等已奪還縣印而終以殺漳故守巡莊國楨沈子木李文績上變命總兵李錫參將王瑞康仁等尅勦歷破古底上宋大壘天心塘托定洛斗上油上良里廂諸巢生獲覃金鉢陣斬覃金倒覃銀郎陶狼金陶狼漢等凡二千八百三十餘級俘獲二百二十人牛五十五頭器械二百六十有二書籍五冊關防一顆自殷正茂以下皆詔賜有等其後大屋諸村殘獍黃朝貴黃金鼎復合融縣陽老柳城上油諸會覃金磊等號萬餘人聲言欲入富福鎮而王世科引兵擊破之斬黃金鼎等事遂定始洛容在萬山中城小迤北依山無雜堞縣官皆寓府城以爲治故知縣余涵請遷城于白龍窟約費四千六百兩不果至是謝漳往就治而遂及于難八百三十餘級

合誌十四

三 會稽徐氏重榮

岑溪潘積善度岑溪地勢左近羅旁負臂三面自僭號稱平天王與六十三山及六山七山諸獍阻山公行居民請進勦會大兵往羅旁不暇及總制凌雲翼先以檄曉譬積善積善喜願歸田輸賦得比編戶雲翼令知縣葉詩馳積善所賦田賦具如所請乃貸其死且以其子附學官受書當是時七山爲蒼藤信地六山爲容縣北流中衝北科爲六十三山咽

喉懷集爲賀縣諸村出入之所因立五大營營八百人合得
三千人八月食餉一錢二分推擇指揮使五人爲將軍每季
得餼廩三兩皆仰食梧州兵餉中且治大峒鎮城一百七十
餘丈外城二百四十餘丈設參將館舍及屯堡三十墩墩二
十有二開赤黎至馬嶺北科平河諸路七十餘里墾連城鄉
田七頃有五畝北科峒田一十四頃一十七畝獵人歸降者
四千二百七十一人雜募耕兵韋月等八百人給牛種月四
錢自四月至九月如是三年始計畝輸賦如例

合誌十四

一四 會稽徐氏重聚

丈等以二千人出合鳳山龜鼈塘與河塘韋宋武傍江結壘
方是時義寧有韋總管韋千里之獠永寧有黃河平黃明虎
之獠永福有廖勝朗長快之獠羣相呼應殺商人李回及新
民黃銀花道路不通會喃咳寨藍公潺執土吏黃如金奪其
土司如金以狀告巡撫吳文華檄分守吳善分巡陳俊徵永
順白山兵及狼兵馳大岩上平橫山喃咳諸巢大勦之諸獠
請還所戰地及被鹵生口願輸賦爲良民而後官兵及狼兵
稍却嗣此亦鮮有敢亂者

右江十寨爲思吉周安落洪古卯羅墨古鉢古憑都者龍哈
喃咳隆慶中總制殷正茂擊破古田卽以檄趨入寨歸降得

貸死於是寨老樊公懸韋公良石公慶藍公咯羅公印黃公
邀等踵軍門上謁自言十寨共一百二十八村環村而居者
亡慮二千一百二十餘家而右江兵備鄭一龍參將王世科
賓州知府吳臬謂十寨旣請爲氓當以十家爲率賦米一石
凡二百一十六石七斗亦得輸銀米石五錢當徵銀一百八
兩三錢五分它若火竈差銀戶一錢凡二百二十有奇然後
村立一甲長寨立一峒老爲徵賦計而以思古周安落紅古
卯龍哈立一州屬向武黃丸疇羅墨古鉢古憑都者哂咳立
一州屬那馬黃暘皆爲土知州已移思恩守備于周安堡有
成議而布政使以爲於法不便當立二長官每長官各提兵
千人以琴水橋荒田南丹徯屯田賦糧作兵餉不足則取三
里魚峰巷賢堡兵餉二百五十兩不足則取樊公懸等約戶
每加三錢伍分歲以爲常復召三里十冬三潮峒老卽度田
因開立墟場以通思恩慶遠武賓諸道然後建社學請以義
勇蕭紳爲千夫長黃昌陸雲騰爲百夫長姑與冠帶俟三年
稱職爲眞而兵備霍與瑕又以爲八寨故不甚廣當陞爲州
而使黃暘提兵六百人守之龍哈哂咳則立土巡司而徵安
定兵二百人付黃昌備龍哈徵興龍兵二百人付韋富備哂
咳卽以守備移鳳化城黃村俾與黃暘並得調度二邏使其
後總制竟請八寨爲長官司而以兵八千人屬黃暘爲長官

而黃昌韋富皆給冠帶爲土舍亦各引兵二百食二寨如約
居久之十寨復聚黨萬餘據人田產白晝入都市剽人而奪
之金甚至攻城略庫戕官殃民六七年間盡失樊公懸舊時
所約於是總制劉堯誨巡撫張任急統兵盡勦諸寨斬首捕
鹵凡一萬六千九百有奇奪獲器械三千二百牛馬二百三
十九頭上乃陞賞并論諸土吏功復分八寨爲三鎮各建一
城而以東蘭州韋應鯤韋顯能及田州黃馮充爲土巡檢得
比古田例留兵一千人戍之至三里舊屬上林之循業與撫
安古城久爲賊巢今改屬龍哈啼咳其下增建二堡請自楊
渡水爲界盡作墾屯給南丹衛通道慶遠賓州使思恩三里
聯絡不絕而于是右江十寨皆安戢輸賦如故

合誌十四

夫 會稽徐氏重棊

蠻司合誌十四

里青楓士林之辭業與

光緒十一年六月年徐氏重鑄人學齋重刊

商其萬六千五百餘年動器於三千二山陰田寶祺校

思澤筑長歸賊賊獲獲遊遊遊遊遊遊遊遊遊遊遊遊遊遊

金甚至文其制制制制制制制制制制制制制制制制制制

以入之十幾幾幾幾幾幾幾幾幾幾幾幾幾幾幾幾幾幾幾

西黃昌韋富皆給冠帶爲土舍亦各引兵二百食二寨如約

兩廣四

韋王朋者馬平獐也初平馬平時因建營堡使土舍韋志隆提兵往屯其地王朋視堡兵如仇讎常率東歐大產諸酋要挾營堡分守彭應時兵備周浩使千總往撫竟殺千總會縣官度田王朋復無忌反爲阻撓甚至白晝劫村落官軍相視不敢捕于是總兵王尙文請于制撫劉堯誨郭應聘統兵攻勦大斬獲盡俘其男女牛馬器械而後返初馬平獐常請鄉大夫之託以佃丁莊戶浮沉閭閻而鄉大夫亦親入寨岫交

合誌十五

一 會稽徐氏重栞

錢財課租責息出入縣庭以致生變至是兵尙書梁夢龍請著爲令令監門各立門籍加譏察所與獐獐通而因而致富者卽以其財產沒官詔可之

大峒三寨女土官角鹽無子自以土官娶寨女老卜沙爲婦將禪印與老卜沙有年矣前此湖客尙邦功曾客三寨與老卜沙通愛之許娶爲婦嘗爲詩曰作客留中寨尋春到北沙禮苞和露吐思煞洞田花時右江郎火岑爵過三寨屢欲奪老卜沙作郎火配不從也至是尙邦功入廣西補按察幕官聞老卜沙爲三寨土官角鹽所娶大憾誣角鹽以罪提之對簿則公然婦人也于是釋角鹽而陰鬻老卜沙爲婦去天啟

六年角鹽死併大峒三寨于波羅里與床甲子甲張駱四巡檢皆就裁焉

高江諸獠皆出自大小桐江及大小亮村旁近猪頭三妹平峒諸寨與假羊大窰往來爲好遠近逋逃者皆亡抵其間隆慶中常征之至萬厯改元酋長盤宗明犯邊邊吏執殺之亡何諸獠欲報怨乃乘風縱火燒大結堡明年值大比舉士鄉書因郵置以進行至小輩灘諸獠劫略之無遺居三三年復大入猶巷堡轉犯小結灘奪商鹽會平樂兵變諸獠遂窺隙大起擁衆走貓兒堡潛伏西岸大桐江與千戶李夢龍百戶劉卿及廣運堡哨兵廖四等屢戰殺劉卿諸軍多溺死於是

昭平守備陳邦佐與貓兒堡哨官陳珊移兩江兵備使葉朝陽郭棻請于都御史吳善先以會城標兵二百人馳高江而敕總兵呼良朋徵許尙惠岑瑾諸士吏兵會勦斬獲賊渠李蘭保等捷聞陞賞如例先是把總陳賢往歸順汪天寵往九司及那馬定羅徵土兵索取折度鞍馬諸類亡厭而都護孫世寶提泗城東蘭兵備三木卯村反使東蘭兵託名搜賊劫殺村市于是御史黃鐘劾奏上以世寶等下御史逮問凡調兵進兵需索諸弊皆繩以文法使不得逞自是歲始

嚴秀珠者懷集獠也與車廷惠諸酋雄據一十五寨環四面二百餘里自上世爲州縣患正德中官軍屢討之歸降然盤

合誌十五

二

會稽徐氏重棗

互如故時懷集有金鵝松柏龍壙埔七諸酋賀縣有大灣磨
刀深埔佛篋企塲黃沙諸酋開建有水細白蓮諸酋往往相
結起公行劫略常與流賊陳龍洲破州縣殺百戶朱裳萬厝
初約懷集民高雁梁高庫黃遂梁元珠謝生等十餘人殺把
總羅定朝與賀縣叛賊蘇應曉金敬李用庄略樟木寨梅花
峒殺居民金氏數人久之秀珠失耕牛伴爲報怨擊鮮造釀
聚黨數百人走開建封川略寧峒蔡村耕牛二十五頭殺九
人鹵七人還是時村落畏秀珠甚皆東西遁走獨西村寨鳴
銃砲如雷擊賊死數人于是開建知縣范調元蒼梧知縣李
白巽移守巡管大動來經濟使懷集典史陳濟提南龍鑼鼓

合誌十五

三 會稽徐氏重聚

營兵追逐生得鄭安梁三羅黎保等遂請都御史吳善檄兩
廣總兵戚繼光呼良朋徵兩廣官兵及羅定東西山泗城郭
康諸土兵分爲五道命參將戴應麟等擊金鵝松柏壙埔七諸
寨斬秀珠韋胡通等進破深埔佛菱麗埔白蓮黃沙龍塘大
灣磨刀企塲諸寨斬區世奇韋亞養歐福正等奪獲牛馬器
械無算餘賊悉奔青水尾鐵帽古婆大山飯甌埔諸寨復進
破之斬鄧仕蘇運進等于是銅鐘牛欄丁口約四百人俱踵
懷集縣庭中叩頭願爲撫民從之上乃霽賞諸有功而安輯
諸寨時叛賊李用庄久闕匿羊橋峒不出至是峒老亦縛獻
軍門梟示無敢抗者

思明土官黃武崇于國初歸命給府州印各一以長子黃忽都爲思明知府次子黃均授爲思明知州忽都數傳至承祖均授數傳至泰則兄弟也泰有七子長子恩詔次子恩錫先後死遂以三子恩隆行州事而奪兄恩詔妻趙爲正妻次兄恩錫妻黃爲次妻黃同姓實承祖姊也趙生三子長拱極次拱宸次拱闕黃生二子長拱廷次拱聖時州印貯太平府庫萬曆八年始以從征功給印子冠帶第恩隆寵黃甚慮他日拱極嗣印當予拱極因謀之承祖預書拱廷當承襲于領印券內而復以承祖曾侵其田土如黎龍白鵬蕃蓬那橫那煉諸村索清還不得興兵與承祖仇殺遂大悔謂承祖實憾我

合誌一五

四 會稽徐氏重栞

他日豈肯爲我子孫計久遠會病瘵大書遺命取族目恩祐黃冕及州民舉結悉付印券與拱極而恩隆遂死旣而承祖謀釋憾拱極興兵入州仍索還向所奪村寨且以立拱廷爲名與拱極搏戰拱極勢不敵請于都御史吳善御史黃鍾願遣他官行州事而以指揮楊桂芳往鎮其地亡何拱廷得喉疾承祖視以醫其母黃及婢金蓮的臺親奉藥餌竟不起承祖與黃揚言拱極醜弟拱廷死不法當奪襲與弟拱聖提府兵來州以黃受周佛爲左驗執拱極及弟拱宸索州印會楊指揮至拱極託言印在指揮所承祖叱農二悅指揮衣裸之實無印于是鑲土吏鄭鎮于柱鞭之百使供所在而以次裸

拱極妻許拱宸妻趙乃得印許衣間奪予拱聖去釋弓絃勒
殺拱極并殺弟拱宸拱闕及母趙以板盛拱極與母屍而縛
拱宸拱闕屍以葦燒灰播江中拱聖挾印摔大蓋陽陽爲知
州論功陞土兵鄧寧農二等爲哨頭而罰恩祐黃冕金遂繫
拱極妻許拱宸妻趙于獄察二氏有身以鄧鎔繫兩手高懸
之欲因而墮棄其腹時南寧太平移左江兵備請于都御史
吳善下兵備統兵逮捕拱聖奪印封府庫會許生一子名黃
世延許之外家并訴于都御史都御史敕釋許并世延使外
家領去而逮拱聖赴太平府對簿時龍州江州龍英太平全

合誌十五

五

會稽徐氏重榮

死而以印封太平府庫令世延襲職其母許代爲官且令太
平諸生黃恩承土目鄭鎮輔之俟世延長給印當是時南太
二府議請以州改隸他府而黃冕等以本州賦稅故輸南寧
隸南寧府便及事聞廷議謂思明去南寧四百餘里去太平
百里當屬近者是斬拱聖思明市褫黃承祖冠帶而以思
明隸太平如初

黎福莊者平樂上四屯酋長也其地近樊屯通廣東大羅山
隆慶中福莊常與男黎天龍召諸獠大略富川并橋及鍾用
盾寨已又略霞江龍眼寨萬歷二年遂與獠入章六哥等大
寇鄧塘廖屋村因圍石面山執歐舉人索金錢贖還會富川

割三五圖賀縣割昭賢鄉建昭平縣福莊甸隙約下四屯酋
長周淋湘韋方相等及大羅山流賊千人直走賀縣桂嶺邏
使李廷輝提兵邀擊賊少卻走大桐江而是時白冒與五指
崑險阻可守在正德嘉靖間常征討弗克以故酋長盤福成
專爲保姦而福莊依之且合昭平諸民屯小偷擊牛酒揚兵
突犯府江會指揮何伯堂行縣聲言度田州出不意驟執福
莊于廣運堡篋輿致軍門乃遣使持檄招示天龍有如捕韋
方相韋六哥來獻得除罪弗治天龍不受命且結壘土龍村
糾樊屯諸獍抗戰時都御史吳文華敕徵向武常安福祿土
兵募遷江民兵屬守巡陳應春沈子木等統指揮進勦破其
洛容荆峒北寨諸巢而後環白冒五指斬獲甚夥獨天龍轉
戰不已終遁去追捕無有越六年平樂通判朱應辰議請立
土司于賀縣里松入峒而以把總黎邦伯往臨之且立堡于
江華隘口設兵五千人以鎮其地詔可于是天龍置勿問而
其時有黃邦緣者

合誌十五

六 會稽徐氏重萊

黃邦緣鬱林酋長也其巢近北海廉州合浦銅鼓諸屯自上
代爲邊疆患成化中曾擊破其巢至萬歷初生齒日繁嘗與
北海酋長黃章第椎牛與諸獍約合五六百人竝馳木頭木
綿大坡羅克金頂樟木諸村鹵略人民畜產縱兵焚廬舍去
乃復招集城隍諸山反狼而竄之博白沙田之間大入寇興

業諸縣兵巡王原相告于總制劉堯誨徵七山六雲北科連城指揮李汝賢等提營兵及成梧土兵五屯旗軍先後環至邦緣見官兵盛自度勿能敵皆遁匿故巢于是屯兵興業橫州烏蠻甜萊橫石磯索鬱林道上先獲躑梁善富黃四覃全諸寇然後分軍塞諸隘以計禽邦緣等雜破木頭城隍石礙塘表崆峒銅鑼諸巢而諸賊盡平

羅旁諸獠者盤瓠裔也在嶺之極西與雷廉相接周二千五百里多林木巖洞白晝冥晦獠生長其中出入跳躍間亦自迷所歸往但以峒姓爲別號峒獠偶遇征伐輒走他旁寨閩匿且多兼名如孔子成曰孔紹太麗力王曰麗公定麗勝龍

合誌十五

七

會稽徐氏重萊

曰鄧勝龍第毋閩匿亦莫得別識又四方亡抵于巢者號浪賊爲獠耳目峒長鳳三舍陳地平盤大面倡亂殺人奪旁近田宅殷正茂爲總督議討之會遷去不果繼以郭守乾進兵行至隘口逡巡不敢入乃遣使撫諭獠浪多就撫者因名降獠曰良獠浪賊曰撫民然旋撫旋叛官軍時入其藤蠟蜜漆砂椒之利爭相掩匿居民受害者訴下跡捕不可得反有縛而沉諸江者萬厯四年總制凌雲翼赴官度此屬非用間不可乃以便宜擇衛所官十人奉檄以往約令願降者皆詣招撫使自占姓名書于冊招撫使得窮其根株窟穴所在始集衆將議皆曰獠峒荒昧難用兵且兵力不敵時一老軍請言

事進曰獠所畏惟狼兵徒以調至不給賞使自搶略故無功若先賞而鼓其勇獠不足平也從之請于朝乃徵狼兵十萬人浙兵五千人合土兵凡十五萬人于肇慶設靖夷道起副使李材蒞之張元勳總兵是時東山則有富祿之險栗子之險羅石之險欖凹之險富林之險雙洞之險灣口之險西山則有都門之險古芎之險鳳凰之險雞籠山之險兵分十道偏將朱珏軍羅旁劉天慶軍隴水陳璘軍信宜王瑞軍岑溪楊瑤軍宜春陳典軍新興倪中化軍德慶黃允中軍伏峒徐天麟軍南鄉侯熙軍茂名參政沈子木趙可懷周浩等兼監軍督餉下令狼兵斬一級者賞銀一兩皆大喜赴鬪甚力自四年十月至明年三月諸巢悉定凡破五百六十四所斬一萬六千一百四級俘二萬三千餘人降者六千四百餘人奪還被鹵者萬有餘人捷聞先是隴水縣斗絕在東西山之中孤懸賊巢設一千戶所僅供城守瞭望之用至是陞爲羅定州設神電衛且于東姜峒設東安縣西山大峒設西寧縣東安南六十里曰南鄉又西南一百里曰富霖西寧東南七十里曰封門又南一百二十里曰函口設一守備兵一千二百人往來巡繳改嶺西巡道爲兵道駐羅定州陸雲翼右都御史張元勳右都督告廟宣捷至七年東山浪賊誘撫獠與西山岑溪及六十三山七山諸峒賊及逃卒亡慮千餘人犯思

慮燈心大傘諸營殺哨官張文明丁天祿等既又犯封門所
僉事侯應璧引把總五科擊破之斬首捕鹵二十三級於是
御史龔懋賢以其狀請及明年巡撫使使者齎新印至州州
遣典史梁有遠還送舊印行至道州賊邀殺典史奪其印去
故事自南江至石狗營屬東山自石狗營至連灘屬西山而
以晉康巡檢使巡繳江上皆以辰時發舟至是失事自守將
以下至巡檢使均坐劾參將陳璘請戴罪立效乃與朱文達
進攻石牛青水諸巢斬首三百六十六級鹵獲器仗二百五
十有二奪還州印此皆紅豆鐵場餘黨曩所未撫之寇也璘
遂留鎮羅定兼備東安西壺二縣未幾部下九百餘人忽走
江上奪舟遁去蓋裨將侵漁而撫民江子德等憤而爲之倡
也行至清遠所過鹵掠璘遣兵襲執子德等斬之餘皆歸降
至十一年東山建武安王廟長春寺璘調營兵三百人充役
且令各出金錢以施時正月積雨役者多怨適後營隊兵由
白眉峒至右營隊兵由南山至竝轉水東門飲醉略商民米
菜哨官劉一鸞譙責之營兵執鸞拏幾死遂反東安知縣陳
公大從城頭撫諭不聽璘率兵追及斬首惡黃玉及其黨百
人餘逃入賊寨糾合撫搖及守備歐泮所部叛兵竝竄廣西
劫陸川北街璘復擊破之斬八十四級御史梅澹誣劾璘虛
冒軍餉激變力辨得白乃復擊餘賊斬二百餘級時總兵戚

繼光方至亦在軍
蛋戶在雷廉間盜珠爲生其酋長不一有蘇觀陞周才雄爲
二酋其先皆安南夷嘗歛石城塞願爲臣僕因得充蛋戶阻
烏兔多浪爲險招致大賈侵禁池盜珠禁池兵衛故甚設蛋
自度不敵乃陰集四方亡命出劫前此酋長羅漢卿阻中路
港諸偷襲殺之於是他酋曾國賓以三十艘入海康萬厯改
元犯北海明年犯上村至四年犯合浦冠頭嶺五年犯永安
遷入太廉角旣而悔禍肉袒請歸命其七年佯爲珠商所迫
鼓棹而入于海因犯南板村殺周英擒林一嶺西兵備使招
之降復降是年觀陞才雄亦以十八艘入合浦犯乾體村斬

合誌十五

十 會藩徐氏重築

蛋民林三焚殺男婦六人其後又犯安南永安州官軍逐之
急仍遁還烏兔烏兔北枕高山南濱大海可爲窟穴乃採大
木十圍以上者建屋居令部曲相保爲塹壘聯枝木柵開東
西二大門而封之獨啓南一門面海通出入誠門者勿輕啓
凡啓必張旂志鳴金鼓箛吹開亦如之夜用邏卒數十人銜
枚擊刁斗道上至日出乃已已乃椎牛饗諸賊治舳艫三十
艘出海九年犯斷州當是時斷州去永安所近有百戶張禕
備白沙哨千戶田治備濱澁哨皆援旆擐甲出戰禕攻其東
治攻其西治長于擊劔橫行諸蛋中諸蛋中當之輒創顧備
強靈赴水死勿受創以故劔所及祇斬九級生獲林細武等

入人而餘死于水自是之後蛋人自以爲勿及也無何蛋中亦募善擊劍者出指治治久易蛋不爲意蛋僉卒圍治治及兵士王致祥皆身受創死於是都司陳居仁廉州推官汪堯卿引白鴿寨兵追逐斬吳三等數級觀陞陽陽令榜人擊鼓還寨復突入東山殺軍人鄧邦進吳得賢等嶺西分守張明正海北分守陸萬鐘及分巡徐時可薛夢雷請于總制劉堯誨遣樓船軍以二十七艘爲西哨把總李如桂統之以三十艘爲東哨指揮文濟武統之且分兵斷其走路賊度勢不支聞大兵至夜半從欖樹港逃之井村官軍追之生獲蘇觀敬陳鷹爪等一百一十九人保姦李志岳等三十一人及再追生得蘇觀陞蘇觀祥等七十二人保姦王廷幹等一十人是時大風從西南來蛋舟多湛溺死者無算而前後斬捕不下四五百人諸蛋狼狽有林允厚者倡曰與我散蛋死曷若聚蛋詣軍門唯將軍命之之或尙有贖蛋哉衆曰諾獨酋長陳泉不從諸蛋乃縛泉及蘇三等獻將軍將軍赦之而周才雄者別爲石城將所獲衆皆定其後梁本豪復亂

梁本豪者亦廣海蛋酋也先是海賊酋一本稱雄海上豪與馬國政陳世元誘一本入城一本死豪竄于海曲賊黨漸集乃有梁本明馬本高石志和布尙韜諸酋合千餘人往來波羅香山三水東西海日夜習水戰所制艤艖或八櫓或十櫓

不用榜人諸蛋自操擢乘風盪波濤中倏若閃電一旦有緩
急輒走入水水不能爲灾俗號人獺其族女子勇倍于男男
少時膂力反過于壯者以視海上官軍一可當百官軍逮捕
卽百不得一第捕急則山中編氓爲保姦者往往藏諸偷子
家深闕之官軍在門門中無老少男女皆出視堅稱此門中
無盜不稍聞口前此海賊誘倭奴入寇頗得利本豪旣東結
倭奴乃復往西番交歡林道乾約寇會城總制陳瑞御史羅
應鶴與布政李江按察趙可懷等計議謂本豪曾殺千戶濮
漢典吏林煌鹵執通判駱秉韶等情罪重大且復與倭奴林
酋相依爲好此不可宥請復廣州標兵治戰艦進討初漁人

合誌十五

十一

會稽徐氏重榮

楊玉在長沙港見倭操舟人不滿八十旣而漸衆則皆海上
人無賴往附之者故海上俗慣造烏槽橫江船因緣爲利頃
以徵稅苛報罷海上人無以爲資皆闖入倭舟總制乃移總
兵黃應甲令先逐倭舟倭舟沉溺不敢前時諸蛋方劫略沙
頭鄧氏執其男婦索贖金指揮徐瑞陽住老萬備倭把總張
容正住虎門參將楊爲棟白翰紀備外海游擊沈茂指揮王
權備內海分守周之屏同知朱一相營居中皆令乘白艚大
艘不足則借及漁艇分道竝出塵戰沉賊船八十餘生獲本
豪等一千二百餘人俘獲三百餘人斬首二百六十餘級聽
撫者無算凡倭番土人之在蛋者皆殲之然後奏捷告廟論

功賞如例
馬人接馬而生猶槃瓠之接犬生也其族毒瘳偉人道如馬
然天啓中有馬都子者願輸賦與日本貿易竊載日本女二
人還寨聚族酷淫之二人不勝死而棄諸海日本估過儋州
聞其事于國國遣兵駕戈船一隻向都子問罪都子懼時浪
民歐球通洋去留母妻女婢在寨都子出球妻女并婢合四
人倍償之適球客日本見妻女大恨向日本乞贖而身偕日
本兵百人殺都子寨殆盡海防守備聞于撫撫不問云云馬
人卽漢伏波將軍馬援之卒逃海傍者歲久成爲族冒馬姓
以食蜚涎水滴墜故每豐下體而無毫毛居平以捕蠟爲業

合誌十五

三

會稽徐氏重栞

韓愈詩有云龍戶馬人是也龍戶卽蜚人一名崑崙奴以舟
爲家能入水三日舟人以繩繫其腰繩動則緣繩起或爲蛟
龍所害則有血一縷浮水上曰蜚死矣顧其族分三種能入
水取魚者曰魚蜚取蠔者曰蠔蜚入山取材者曰木蜚木蜚
不入水但編蓬水際居之近崖州嶺南山嶺其巖谷四
黎岐瓊州鳴土蠻也相傳有女羸居感南風生蠻故其地有
黎母山而卽以黎名其又名岐則諸蠻有析居五指山者五
指者岐也第名雖有二而總爲一黎其歲時輸粟縣官者爲
熟黎否爲生黎皆環山起築寨而生黎居內熟黎居外其山
在瓊萬儋崖之中高峻出雲霧中久晴海氛清廓黎人時見

翠尖如浮空中然山水分流而下惟熟黎分隸諸州縣耕作其地供稅役生黎所居絕遠外人不能跡不供稅役然至于山巔雖生黎亦不能至也黎性慆悍兒能引弓習矢少長則射麋市皮于漢取利其力田不耕以牛疇土而糞以木葉出入弓矢不釋手雖燕飲亦然第見漢火器則遁走不反顧自尙主以下咸采葵葉爲屋有如窩棚富者乘馬鳴鑼貧則否魃結螢服飾以毛羽女子皆跣足獨刺面爲花文耳鑽禪一筒年將笄置酒會鄰峒春時鞦韆亦如之凡男女出遊歌舞呼答名曰作好設有相竊成婚者父母勿禁但以牛馬之多寡爲婚禮厚薄顧勤女紅得漢綵帛折色絲輒和吉貝而織之爲花所稱黎錦黎單是也其地產沉束黎初不識廣商闢出財物公請爲賈名曰香仔然黎之爲亂則實廣商多導之在唐爲瓊管之地宋紹定以後黎人王氏往爲寇屢起屢滅元至元間將軍朱斌捕得生口二萬三千八百二十有七峒六百刻石五指黎母而還高皇帝平廣東獨深峒生黎不至海南諸將軍並稱兵討之爲立土舍然終不可羈縻也永樂中大學生潘隆請往招黎上賜隆視知縣秩使往諭之亡何黎人陳忠等果如隆指請朝見後成化五年儋州七方黎符那南稱亂指揮使王璠發兵破之旣而落窰峒符那推又亂副使塗棐又發兵破之至弘治時勦符南蛇參議劉信獨敗

績幸伏羌將軍毛銳率漢達狼土兵十萬出儋州賊大潰斬
殺幾盡其後嘉靖隆萬之間又復倔強鹵千戶執州判知縣
殺丞史莫敢誰何萬厯十四年長田峒出掠兵備使執而戮
之會草子坡諸黎喜報復召衆來寇戰于長沙營于是兵備
使提兵出白禿嶺同知董志毅提兵出萬州訓導林立提兵
出萬陵共斬首百餘級黃村田尾諸峒皆匍匐請降乃已初
黎習馳射發三十步內偶不中格輒謂漢人不當死其大言
如此因自稱阿弓神弓至是民謠曰弛神弓來歸降

蠻司合誌十五

合誌十五

主

會稽徐氏重萊

光緒十六年徐氏鑄學齋重刊

山陰田寶祺校

國史文苑傳彙

儀徵阮元撰

毛奇齡浙江蕭山人康熙十八年以廩監生薦舉博學鴻儒科試列二等授翰林院檢討充明史纂修官二十四年充會試同考官尋假歸得痺疾遂不復出奇齡少穎悟明季避兵縣之南山築土室讀書其中著毛詩續傳三十八卷旣以避讐流寓江淮閒失其彙乃就所記憶著國風省篇詩札毛詩寫官記復在江西叅議道施閩章處與湖廣楊洪才說詩作白鷺洲主客說詩一卷明嘉靖中鄆人豐坊僞造子貢詩傳申培詩說行世奇齡作詩傳詩說駁議五卷引證諸書多所糾正洎在史館進所著古今通韻十二卷聖祖仁皇帝善

合諸末

一

會稽徐氏重珩

之詔付史館歸田後僦居杭州著仲氏易一日著一卦凡六十四日而書成託於其兄錫齡之緒言故曰仲氏又著推易始末四卷春秋占筮書三卷易小帖五卷易韻四卷河圖洛書原舛編一卷太極圖說遺議一卷其言易發明荀虞干侯諸家旁及卦變卦綜之法自後儒者多研究漢學不敢以空言說經實自奇齡始而辨正圖書排擊異學尤有功於經義奇齡分校會闢時閱春秋房卷心非胡傳之偏有意撰述至是乃就經文起義著春秋毛氏傳三十六卷春秋簡書刊誤二卷春秋屬辭比事記四卷條例明晰考據精核又欲全著禮經以衰病不能乃次第著昏喪祭禮宗法廟制及郊社

禘祫明堂學校諸問答多發先儒所未及至於論語大學中庸孟子各有考證而大學證文及孝經問援據古今辨後儒改經之非持論亦有可採奇齡淹貫羣書所自負者在經學然好爲駁辯他人所已言者必力反其詞古文尙書自宋吳棫後多疑其僞及閻若璩作疏證奇齡力辯爲眞遂作古文尙書冤詞又刪舊所作尙書廣聽錄爲五卷以求勝於若璩而周禮儀禮奇齡又以爲戰國之書所作經間其中排斥如錢丙蔡氏之類多隱其名而指名攻駁者惟顧炎武閻若璩胡渭三人以三人博學重望足以攻擊而餘子以下不足齒錄其傲睨如此素曉音律家有明代宗藩所傳唐樂笛色譜

合志文

二

會稽徐氏重棗

直史館據以作竟山樂錄四卷及在籍聞聖祖仁皇帝諭樂官諭羣臣以徑一圍三隔八相生之法因推闡考證撰聖諭樂本解說二卷皇言定聲錄八卷三十八年聞聖祖南巡奇齡迎駕於嘉興以樂本解說二卷進其溫諭獎勞聖祖三巡至浙奇齡復謁行在賜御書六幅越數年卒於家年九十四門人蔣樞編輯遺集分經集文集二部經集自仲氏易以下凡五十種文集合詩賦序記及他雜著凡二百三十四卷四庫全書收奇齡所著書目多至四十餘

部

西河先生傳

門人山陰盛唐撰

文獻通考卷一百一十五

先生毛氏諱奇齡字大可別字初晴蕭山人也其先爲河南之平丘人宋靖康末有邈英殿學士名惟瞻者由平丘南遷寓於臨安其孫度登紹興直言極諫科進士官侍御史以忤和議謫餘姚縣丞家之當是時自紹興至景炎六世爲顯官入元而衰至明景泰間八世祖吉以廣東按察司兵備副使殉雲岫山賊諡忠襄七世科雲南布政司叅政卽吉子也與從弟傑刑部主事俱有名傑子憲湖廣按察司使實刑部郎中從弟復侍御史巡按廣東是爲六世至五世而憲子紹元江西按察司使惇元嘉靖己未榜眼翰林院編修從弟淵貴州石阡府教授平龍保苗賊有功加四品服俸從祀名宦則

合誌末

三

會稽徐氏重槩

先生高祖也淵居蕭山與從弟公毅福建汀州府同知俱以蕭山籍通仕祖應鳳萬曆禮部儒士詔賜粟帛加贈朝請大夫父秉鏡敕贈翰林院檢討以孝行有傳載浙江通志從祀鄉賢生子四先生其季也先生生時母張太君夢番僧到門寄以度牒其牒四邊有五虬相啣爲花鬪因取郭璞游仙詩奇齡邁五龍句命名奇齡五歲請讀書太君口授以大學越一日已成誦矣問其字何等乃買市雕大學一本令就所讀自認之時篇首有而后先後所厚三字卽以形異而音同爲問太君故作韻語以答之曰後先厚薄音諧義愆后與後同婦行不前略詢之卽忻然以解及入塾太翁以先生善誦使

盡讀論語註勿贖字至其爲人也孝弟章請於塾師曰願勿盡讀曰何故曰人性祇仁耳無孝弟此言不忍聞師大奇之稍長觀鄰人娶婦婦至卽牽婦入寢室不告祖不見舅姑怪之以問塾師塾師曰孺子焉知禮禮不成婦不廟見先入寢者所以成其爲婦也曰婦必寢而後成乎塾師無以答歸問仲兄錫齡仲兄曰春秋傳曰楚公子圍娶於鄭自言圍布几筵告於莊共之廟而來是迎婦當告廟也易歸妹上六曰士刲羊無血謂婦至時士當以特羊告廟謂之告至是又告廟也又曰女承筐無實夫然後女以棗栗腹修實於笄而謁廟焉此卽春秋所云薦舍又所云朝廟者是不特告廟又謁廟

合誌末

四 會稽徐氏重某

也自宋人誤信士禮並不告廟不謁廟一如陳大夫所云不有其祖者且改曾子問三月廟見爲三日廟見必成婦三日而後廟見於祠堂夫所謂廟見者謂舅姑見婦在娶日婦見舅姑在次日脫不幸而舅姑偕亡則必三月之後奠於廟而見舅姑成子婦之禮謂之廟見故曰不廟見者不成婦則是廟見見舅姑非見祖也成婦者成子婦之禮非成夫婦也且是三月非三日是死舅姑非生舅姑是不廟見不成婦非不成婦不廟見此禮一誤而無父無祖無子婦無易禮春秋人倫絕六經亡矣先生大駭爲不食累日矢以辨定諸經爲已任會明亡哭學宮三日仲氏沈泮河幾死白頭兵起三江烽

火徹晝夜市里奔逃先生竄身城南山與同縣沈七禹錫包
二秉德蔡五十一仲光爲四友築土室聚書讀其中順治二
年王師下江南杭州不守山陰鄭秀才遵謙乘閒與餘姚
熊給事汝霖孫副使嘉績上虞徐大司馬人龍同日舉義旗
括閩左爲民兵截江抗王師會武宦侯王君之仁與先生
族人保定伯兼鎮海將軍名有倫者原以備倭軍甯波聞變
挈其軍而西駐之西陵與民兵相合名西陵軍因訪故明諸
王之渡江者共推故魯王爲監國統諸軍事而保定伯至蕭
山移檄購大小毛生大司馬徐公薦先生於監國曰年遜終
軍才逾公瑾授先生監軍推官先生力辭之陰行行聞覘諸
軍所爲不道不足與計事且天命已有在乃與沈七作辨亡
論以見志匿不復出值鎮東將軍方國安以江南新下收敗
軍東奔狼倉渡江而馬士英奉故福王太后奔杭州竄國安
軍中名方馬軍與西陵軍相峙居大司馬徐公檣軍西陵國
安邀保定共迎之保定問先生先生曰方馬國賊也明公爲
東南建義旗何可與二賊共事請絕之國安聞先生言大憾
會出戰敗於朱橋以保定坐視遷怒移兵向保定辭連先生
謂先生作辨亡論有異志且譏刺兵事幾被獲脫之龕山時
保定弟有倣爲靖南將軍軍龕山名龕山軍就之住一月還
歸西陵值故唐王亦僭號福州客有以漳浦黃宗伯道周蠟

合誌末

五

會稽徐氏重棊

書招先生者先生又辭之亡走山寺寺僧乃爲層首髮衣緇
匿坑中王師破江東戮山市之留髮者先生以髡免歸覓
家人於褚里太君撫先生首泣而曰吾向夢僧寄度牒生是
兒今竟然矣先是崇禎末士林好爲社每社必集數百人考
鐘伐鼓入社者爲名士出則否先生品目過嚴峻人忌之至
是遍輯郡人詩作越郡詩選會稽王庶常自超從賊中歸投
以詩先生選其四中有鄆城夜走及哭周介生赴西市題因
以右丞司戶評其篇實惜之庶常父大恚吾子不從賊敢誣
我子聚諸出社者歃血首先生抗命今又抗試且以頭陀居
士林歛壞名教罪當死讞者察其妄不坐順治八年浙三舉

合誌末

六 會稽徐氏重棊

鄉試同社章貞登賢書偕同籍舉人昌言毛生在江東抗命
時義不受職故當時奪其籍今是非已白便當還其舊籍以
旌之使仍爲諸生辨頂候試毋使其髡首淪落可惜提學翟
君是其言而怨家洵會布政司使張君以從賊歸命爲今
官構者謂先生評文時曾及其六等定罪之狀援僞朝典例
君大根提學張君阿伺君意旨仍奪其籍先生工爲詞偶取
元人無名氏所傳賣嫁放偷二劇而反之曰不賣嫁不放偷
作連廂詞改其事謂庶幾可正風俗有裨於名教提學購得
之誣謂放偷縱從賊也賣嫁者歸命 本朝不待聘而自呈
其身也反之者我不然也狂生矢志訕上官不敬上之制府

下甯紹分巡王君籍捕之制府以爲寃釋置不理值姻戚有
負責於營而相構者營丁伺先生在途攫之謂責券有名當
代償擁而渡江鄰人識先生者合多人追之至西陵渡口篡
還次日購一道死者橫所篡處指爲營兵屍毛生聚人殺營
兵宜重典籍捕四出友人蔡仲光急過曰怨深矣不走將不
免指壁間所書王烈名曰請名王彥宇士方吾他日天涯相
問訊者王士方矣過吳投顧有孝家而病有孝賣書買葠藥
食之遂以王士方名住長橋塔寺巢雲房一十五日夜送之
渡湖寄宿於楊明府宅明起速客忽座中附耳或指或視一
人直前抱持曰子非江東小毛生乎各揮涕罷席去之靖江
住十日又去先是出門時仲兄出周易一本泣授曰古賢憂
患必知易汝知此足矣先生跪受教至是筮所之遇節之需
曰節者止也需者有待也節與需皆坎險在前而不可行然
而節三當互震之柔而變爲乾剛震則動動而得剛可以出
險經云剛健而不陷是也顯亦惟剛健故不陷否則需矣致
寇至矣乃急行而躡者果至因匿海陵越一月曰可出險矣
經曰利涉大川大川者淮也因過淮而守備防淮者浙人招
過飲有客西向坐目攝不已酒半牽之入旁舍勞問則故保
定弟靖南將軍有倣也具言保定死武盜已殉節而身以亡
軍倖免家人寄彭城謀與偕往值山陽令朱君禹錫爲先生

好友聞先生至特開館驛擇日請召諸賓客出金幣爲王先生歡而吏部張公新標偕今檢討鵠烈父子有曲江園在東湖之濱八月十五夜遍集名士之寓淮者張燈水亭設伎作諸色鬻弄而燕星槃火樹於諸洲之間酒再巡清歌聞作絲竹幼眇先生倚醉賦明河篇宣城施閩章還自京師見之驚曰此必吾友毛生詩也淮人從此多啣啣道先生事先生念需象有飲食宴樂語憬然謂吾幸已出險且宴樂矣過此將失位急舍之去於是之穎之泗之商亳復之江南作續哀江南賦一萬餘言又爲兩畿賦未就去而渡河宿民家就之嘗登嵩山越數峯遠望悽愴不能上曰吾力衰矣芒芒者安歸乎會稽姜黃門希轍故友也爲言於中丞蔣君將雪其事而讎者假他隙伺之不已乃復之禹州州守史君同邑人藏之故懷慶王宅白雲樓中作白雲樓歌時州客有誦詩者與之講論作詩詰毛詩寫官記同邑讎者覘知之去之嵩山匿道士土室中夜起傍徨念生平學問不得就六經明昧俱無可辨定徒釋毛詩諸字詰又無書憧憧往來誰則可爲考據者且德不修而學不講青春白日銷亡盡矣假寐而泣恍有告者曰何不過廟市買書觀之四顧無一人夜半辭去止少林僧房踰月過廟市無書惟高竺僧貽先生書一本則大學也先生憶所告心動翼日復跡之嵩陽院南叩其所自來曰吾

遠人也天啟之末全家死於兵身獨刑髮而竄於金州之海濱迄於今亡名者若干年矣少受學於義州賀凌臺先生凌臺爲賀黃門之孫講學醫巫閭每以禮記大學授於人曰古學之失傳由不知本也大學以修身爲本本該體用而統心意家國天下於其間必正心誠意而學乃有體亦必齊家治國平天下而學乃有用北宋祖陳搏之學談性命而略事爲則專內遺外不知有身南宋行程頤之學就事物以求心性則登枝逐流并不知有本夫格物者絜量本末本身之學也致知者審度先後身先之學也中庸以誠意爲誠身孟子以存心爲養其大體是正心誠意無非身也而於是修身則有資於心意之學者吾修之有裨於家國天下之學者吾亦修之如是則禮樂經術五禮六藝何一非身所有事夫亦惟內可聖而外可王故學大也先是江東舊俗多立王文成講堂而山陰劉忠端繼之會講不輟每講歸先生必累歎謂德性廣大旣無下手一功可爲把捉而問學瓌屑又汎鶩而無所屬自金溪新安稍見門戶而心性事物便截然兩途所謂道一者安在且經籍晦蝕久矣窮經之學鄙爲玩物而一當家國大事則考制議禮率杜撰爭執貽誤後世然則儒者何所用至是豁然謂心意家國統該於身德性不修非學也經術不明亦非學也覺中有根柢而外鮮遺落涉艱履險皆坦坦

焉已而應湖西參議施君閏章之招經賓家漬有紅字李店
蒸不託食客鄰棚賣漿婦招飲就之則故保定伯家婢也軍
散時失身於此有年矣因坐棚下言保定家事各流涕遂解
身所衣罽衣勞之去乃赴湖西住一年廬陵書院者王文成
講學處也前灘白鷺洲使君會講於其中楚人楊耻菴率其
徒來先生與之辨士喪禮辨格物辨鄭衛詩笙詩凡二十餘
籤耻菴皆不勝使君厭其講文成之學至是薄之曰舍事物
以求心性可謂學乎耻菴無以應少頃午食使君曰學至不
遷怒實難吾昨責官庖以闕供也今治魚小不潔而又責之
直遷怒矣若是者何以治之耻菴乃舉手肅四坐曰請問列

合誌末

十 會稽徐氏重榮

坐若此者可得治以事物否四坐闕然耳可察螭螭久之先
生乃下拜曰受教矣歸而惺惺坐通夜不寐明與之證心意
之學皆有合乃以使君將移治轉之崇仁崇仁令駱君復旦
歡留之其鄰人黃吉日餽酒脯凡數月先生作詩札復辨僞
詩傳詩說俱未就乃應淮西金使君之招留之三年初先生
受尙書疑蔡傳多誤已蓄論辨至是將考正定爲一經而署
中無書卽假借亦不得乃日讀大學正文驗心意理欲及出
入存否閒草草作尙書廣聽錄并校僞詩傳詩說駁義之未
成者因長懷故鄉做屈生九歌作九懷詞以見志而山陰張
杉裏樞尋先生會於汝南城南之蔣亭相抱慟哭乃攜先生

還江南依上海令任君署中越一年先是先生在淮時人已
知先生而仍爲諱之曰吾非小毛生吾毛姓也至是下敕屢
下敕先生者日益至黃門姜君直以原名據原廩生籍授輪
貴入國子例名曰廩監先生乃大病幾死康熙十七年
上開制科敕中外大臣各薦舉才學冠人可以膺著作備
顧問者入應制試謂之博學鴻儒科進士兩浙巡撫陳公
分巡甯紹台道許公福建布政司使吳公互起薦先生先生
凡三辭不獲不得已就道相國馮公饒厨傳辟館相待而內
閣學士李公設榻邀先生主其家時四方應召者塞長安市
卽王侯邸第幸舍皆滿相國馮公大會賓客於城東之萬柳
堂先生援筆作萬柳堂賦相國馮公推座客第一一時稱之
及試先生忽臂瘍腕脹如瓠詣冢宰驗病選郎楊君執不可
促入會賜宴於東體仁閣強把金筋指小誦完卷
上幸霸州攜諸卷以從親於帳中閱先生卷夾紙籤卷開翼
日付三相公暨掌院學士訖閱復送入列先生上卷乃以五
十人賜宴禮部題名勒石於京兆府做前代制科例上卷比
一甲進士並授館職因授先生翰林院檢討充史館纂修官
給筆札纂修明史乃以闕題草弘正兩朝紀傳及諸雜傳得
二百餘篇丹陛樂者黃門鼓吹曲也設筵簾於午門兩
旁太常供奉唱拜舞之節而其曲多誤

合誌末

土 會稽徐氏重棗

上命更定之掌院學士陳公以列代樂章配音樂議命先生
條上遽爲採用值

北郊定配位太常卿徐君元拱謂

南郊南向則

西向則

三祖配位固宜以東設西向爲一配西設東向爲二配又東

設西向爲三配其餘日月星辰諸配亦皆始東設而次西設

何則以崇左也至北郊北向則向之所爲左者今在右矣乃

三祖配位一如南郊猶復始東設而次西設以致山林川

澤亦復如故則在昭穆爲顛倒而在左右爲偏戾於禮不合

上特命學士徐公乾學韓公棗考據議覆二公考據最詳覈

合誌末

十一

會稽徐氏重栞

而遲久未決時翰林官亦多有兩端相齟齬者特覘

上無改意而欲仍舊制則又無說以爲解閣學李公時己進

少宰特請召先生曰如何曰南郊尙左故南向而配先左

此東設者則南向之左也北郊尙右故北向而配先右此

東設者則北向之右也曰此亦有言之者矣特以左右言則

一左一右似乎有分而以東西言則一東也天下有南北異

向而一東一西可同偏之禮否乎曰有曰在何禮曰在曲禮

試言之曰席南向北向以西方爲上東向西向以南方爲上

言未既李公大笑曰有是哉經之無所不備也然則仍舊貫

而已矣於是議遂定先是定制試時樂章讀音樂

上精於韻學兼以韻押定甲乙凡旗旂逢鋒剖析極嚴爾時
關中李檢討與吳門顧處士亭林竭終身之力以講韻學然
率狃於陸氏切韻二百八部之說每持東冬支之諸分部以
繩詩易而先生詘之其後與先生飲閣學公宅復言亭林精
韻學不讀叶音然非閩人陳第說也陸德明云古人韻緩不
煩改讀而吳棫叶之則非末字直改讀字矣夫天下者汀戶
也豈天下也乎而煩改讀乎先生曰不然吳棫之叶音謂以
天讀汀下讀戶也陸氏不改讀謂天只讀天下只讀下也若
陳第之無叶音則謂天本讀汀而非叶汀下本讀戶而非叶
戶也今亭林以天下爲汀戶則正守吳氏叶音與陳氏不叶
音兩說而必改讀者而反以之誣陸氏謬矣且亭林亦知陸
氏韻緩不改讀之說乎韻在字音後歌聲甚長故天押真韻
則不必改讀汀字而峻極于天與生甫及申但長歌之自俱
以緩收而同入商聲之齟音所謂字音異而收韻同也故不
改也若吳氏陳氏二說則叶與不叶俱必改讀而實則改讀
無理以古有改讀而無其字者往論詩叶之不通如江夏黃
童天下無雙則雙叶無字白茅包之吉士誘之則包叶無字
以至凱風自南吹彼棘心登是南邦世執其功則南與邦俱
無字若是者何也以古無反切漢魏以前凡改讀之字必曰
讀作某而某無其字則不讀矣夫讀且不得何況於歌人雖

善歌其能歌江夏黃童天下無施中切以爲聲乎故自詩叶之說興而不特無字亦且無天亭林信以爲天字果汀字乎夫天在先韻與真文元寒刪五韻同爲商聲且同爲抵齶之音是鐵因切非鐵英切也鐵英爲汀鐵因無字矣直無天矣李生憤甚閣學公曰徐之叶讀之是非吾未辨也但有說於此少時讀箕子麥秀歌惡其無韻故世有論韻於吾前者吾必曰止能押是則言不能押是則勿言請試押之李生躊躇閒先生曰禾黍油油者尤也不與我好則蕭肴豪尤之通也好者尤三聲也有證乎曰詩曰無言不讐無德不報請再證曰易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溼火就燥公曰善李生乃大笑曰韻有四聲未聞有三聲也先生曰四聲起於齊周顛而沈約成之古無有也古入自爲韻而多以平上去三韻互相通押謂之三聲不讀虞廷賡歌有股肱起元首喜百工熙乎又不讀蔓草詩有零露漙漙揚婉婉適我願彤弓詩有受言藏中心既一朝饗乎公頻顧李生曰是也李生曰學韻不學三聲未爲不知韻也各笑而起至是先生於修史之暇據臆所見稍加以考訂著韻書十二卷名古今通韻進之御前值康熙乙丑會試欽點先生同考官第一領十八房考官閱春秋房卷放榜得進士十二人是科內領題進士一至十皆送卷入內親定而春秋居二及殿試傳臚仍以春秋

一卷爲一甲之二二卷爲二甲之一當是時以科場事煩先生所進通韻本其可否未暇報也然相傳鑠院日

上幸南海子攜其書隨御幄行覽之稱善遂發其冊貯閣

中令本官繕疏從通政司并書冊奏上已有日矣及撤棘謝

恩賜宴禮部畢閣臣遣供事官宣先生至閣門將入閣滿

中堂遙望見先生坐起道

上欽覽所進書大喜謂有才學著繕疏另上指示向漢中堂

領書冊宣

旨明日通政司上書并疏

上乃留其書復降旨使宣付史館并敕禮部知其事

時相國馮公少宰李公爾學徐公俱有序冠書首李公明道

合誌末

十五 會稽徐氏重棗

及麥秀歌事而徐公爲亭林之甥有云少聞緒論於先舅亭

林顧先生嘗述陸德明之言以爲古人韻緩不煩改讀以正

吳才老叶韻之失所著五書大要以四聲一貫與三聲兩合

之說尤相齟齬未及見檢討之書而墓木拱矣檢討嘗與子

往復數十百言守其說而不能易乾學無似不能通兩家之

郵惟是二書各有歸趣必傳於後而先舅藏書名山檢討乃

遭逢

天子宣付史館使刊行於世以廣其傳豈非重有幸也蓋卽

就李生所辨而通其崖異使兩無芥蒂如此其後嶺南楊生

進沈約原韻一十六卷

上疑其僞特命中書官取 皇史宬所藏通韻本付閣臣參對以不合斥去先是伯兄萬齡由推官改仁和教諭葬贈公張太君於杭州之六和塔先生方在道未親窆也至是力以遷葬例請歸身事凶功得瘳疾兩足胫脹不能動遂乞病在籍越三年

上南巡至浙以躬禱禹陵渡江先生迎 駕於西陵渡口上遙見先生遣侍衛勞之且曰有奏乎對曰無有及還送 駕望京門

上駐馬間先生何病對以故曰何不調理耶對曰亦調理而未之愈也復慰之去乃覓書堂於城東故居門巷傾側櫺壁

合誌末

十六 會稽徐氏重刊

枵然無一書而仲兄已逝生平約校理經籍迄無可告語慟哭而出會先生無子三兄慧齡以學仙早死遺子二先生繼其一名遠宗以仁和籍登康熙庚午經魁登進士而仲兄子文輝亦以仁和籍登康熙癸酉鄉薦冠書經房遂下籍杭州居仁和竹竿巷得時省贈公張太君墓乃痛易學未明卦象屬辭與太史占筮見之大傳及春秋傳者並鮮傳述而仲兄有五易之說以移易一法爲文王孔子造卦象辭與春秋史官立變解占所自始而仲兄處士不試不立文字急詢之女輝記其口授所發端者大爲推衍作仲氏易三十卷書成焚一本於仲兄墓下復以會試分房閱春秋房卷惜其不用夫

子經文而以胡傳立四題取士乃就經文起義分禮門二十
二志與孟子其事共文其義三例作傳三十六卷值

上解樂律於康熙三十二年曾御 午門示羣臣以徑一圍
三隔八相生之法先生幼時得其先忠襄子副使所傳窳庶
人樂錄於王文成府中能辨唐五調曲笛色五尺音節至是
感

上意且痛古樂之亡遂極意搜討作 聖諭樂本解說二卷

皇言定聲錄八卷末上也至三十八年

上復南巡於 行在進樂本解說刻本一帖大學士張公傳

先生至 行在朝門頌 諭獎勞并敕改刻本訛字而宣付

合誌末

一七 會稽徐氏重栗

專行時蠡吾李璫聞先生樂律有神解走三千里執業凡三

日盡得其五音二變四清七調九聲十二管并器色旋宮之

法先生大驚乃盡出所著令其校讀因輯仲氏易三十卷推

易始末四卷河圖洛書原舛編一卷太極圖說遺議一卷易

小帖八卷易韻四卷尙書冤詞八卷尙書廣聽錄五卷舜典

補亡一卷國風省篇一卷毛詩寫官記四卷詩札二卷詩傳

詩說駁義五卷白鷺洲主客說詩一卷昏禮辨正一卷廟制

折衷二卷大小宗通釋一卷北郊配位尊西向議一卷辨定

嘉靖大禮議二卷辨定祭禮通俗譜五卷喪禮吾說篇十卷

春秋毛氏傳三十六卷春秋條貫篇十六卷春秋屬詞比事

記十卷論語稽求篇七卷大學證文四卷大學知本圖說一卷四書曠言四卷聖諭樂本解說二卷皇言定聲錄八卷竟山樂錄四卷大學問一卷孝經問一卷周禮問二卷明堂問一卷學校問一卷郊社禘祫問一卷經問十八卷彤史拾遺記六卷武宗外紀一卷後鑿錄七卷蠻司合誌十五卷御覽史館新刊古今通韻十二卷奏疏一卷館議二卷館

課擬文一卷館批判一卷揭子一卷史館劄子二卷語詞一卷頌一卷擬爲司賓答問辭一卷聖孝詞一卷擬連珠詞擬廣博詞二卷九懷詞一卷擬連廂詞一卷填詞六卷誄詞一

卷賦五卷續哀江南賦一卷詞業小賦一卷雜體詩五十六

合誌末

十八

會稽徐氏重刊

卷書五卷牘一卷箋一卷序三十三卷跋引弁首題題詞緣起二卷書後一卷碑記十卷雜傳十一卷墓表四卷墓碑銘三卷墓誌銘十六卷神道碑銘四卷塔誌銘二卷事狀四卷記事一卷集課記一卷馮太傅年譜一卷說一卷錄一卷制科雜錄一卷後觀石錄二卷越語肯綮錄一卷蕭山縣志刊誤三卷湘湖水利志三卷杭州志三詒三誤辨一卷杭州治火議一卷詩話八卷詞話三卷天問補註一卷曾子問講義四卷韻學要指十一卷策問一卷表一卷雜說十卷合四百九十三卷先是李璫來浙時與桐鄉錢生辨古文尙書眞僞旣已拄其口而未成說也急謀之先生先生憂之會福建蔡

生上書求海外尙書本言詞侃侃雖其說不行而勢已駸急
恐後此有僞爲海外眞尙書者出則大事去矣先生乃齋宿
禱於神急爲解辨懼時日不逮晝夜砒砒一月兩易稿初名
定論旣以爲不激切不能變俗改名寃詞於以救禹湯文武
伊尹仲虺傳說周公召公君陳諸遺書觀者謂先生功不在
孟子下焉第先生特重經學嘗以老疾不能全註書禮及論
語中庸爲恨而詞賦駉駉屏棄惟恐後是以海內求文字者
日絡繹衢路皆一概謝去卽墓銘壽序展轉請乞亦但署先
生以名而文令自製縱文無可觀裝潢雕刻人多掩口然先
生見之不與辨或有以眞廣詢先生者先生第唯唯至於文
稟遺亡則竟置勿問惟是聖學首功自北宋迄今茫無畔岸
先生著大學知本一書痛示下學使作聖功夫當前可行而
特不設講不置語錄曾有請講於仁和沈氏園者赴坐五十
人說大學大意及禮記曾子問而終以病發遽罷來文字書
上三巡至浙先生謁行在費及書表不詳全指書錄又館
上見慰勞命先生起立勿跪且賜御書一道時
皇太子隨駕來亦賜睿書一道并屏聯一幅會國舅三
等公佟公寄所註周易二十卷請先生訂定而諸王宗室
輔國將軍遣扈從滿洲給事中蘇爾昌到家索書且出先
生所著春秋傳問數條去時從游者甚衆先生不好長於人

凡請執摯願受業者輒閉門謝不敏以故遠近私淑多於親炙然自本房取士十二人外猶有八十餘人服心喪者先生遺命以曾髡髮爲頭陀獲罪功令且出門不親視贈公含斂痛於心故不冠不履不食斂不沐浴易衣不接帛帑惟覆朝服於幃上以答謝君恩而已旣而葬後請私諡盛唐曰古有以字爲諡者先生嘗自以受姓郡號稱西河矣得母字與號俱可稱乎衆曰善於是學者稱西河先生

毛子傳

宣城施閏章撰

毛姓蕭山人也初名奇齡字大可一字齊于曰吾淳于髡也

合誌天

二 會稽徐氏重粟

少與兄萬並知名人呼小毛子負才任達善詩歌樂府填詞與人坦然無所忤賢者多愛其才暱就之而亦以才見忌一時詩人嘗就姓問高下姓畧示次第或聞而惡之往往思中傷姓又困諸生家貧遭亂佯狂髡髮緇衣走山澤中間效元人作小詞雜曲以自娛仇者摘其語以爲謗誹謀訐而殺之已而按驗無實得不坐姓自以爲無罪雖數濱死無所害益復不簡備仇者憤不得洩乃祛其篋發所著書焚之又欲借它人事構之死理中善姓者咸謂當出亡相哭而別于是之齊之楚之鄭衛梁宋間嘗登嵩山越數峰遠望悽愴不能上日吾力衰矣傷哉貧且多難吾安歸乎姓所爲詩率託之美

人香草以寫其騷激之意經錦綺麗小詞雜曲亦復縱橫跌宕按節而歌使人悽悅游靖江當壚馮氏者悅其詞欲私就之姓謝曰彼美不知我直以我爲狂夫也徑去過海陵抵淮上山陽令朱禹錫故善姓爲召諸名士詞人畢集爲歡而吏部張新標父子嗜詩有名園中秋夜會客數十人伎樂合作姓倚醉扣盤賦明河篇凡六百餘言及旦則淮上諸家傳寫殆遍宣城施閏章還自京師見之目爲才子自是客淮數月留連朋好不能去姓雖處困窮所至嘗乞食至不當其意雖招之不赴也姓自少受知華亭陳子龍評其文曰才子之文然跌蕩文酒頗不自惜平生長于治詩取毛鄭諸家折衷其

合誌末

三

會稽徐氏重采

說著毛詩省篇今舊集多燬存詩詞若干卷友人蔡大敬爲刻行于世論者謂以沈宋之法行溫李之詞時罕及者姓年四十餘尙無子自言當以客游老云嘗乞食至不當其意

毛大可小傳

建安鄭方坤撰

毛奇齡字大可蕭山人以避仇亡命改名姓與兄萬齡並知名人呼小毛子晚歲林居講學海內稱西河先生少負才縱橫爲詩歌古文又好臧否人物意稍不合卽不少假顏色人皆恨切齒有欲殺者旣遭亂不應試閒效元人作小詞雜曲以自娛怨家摘其語以爲謗訕按驗無實得不坐仇者憤無所洩乃欲藉他人事搆之死籍捕四出則跳身之齊之楚之

右蠻司合志十五卷蕭山毛西河先生著康熙十五年先生以考取博學鴻詞授翰林院檢討時方開明史館遂充纂修之任艸洪正兩朝紀傳及諸禱傳是書卽禱傳之一故四庫提要云修史之本也蓋明介元制于湖廣川雲之間設撫慰諸官特羈絡而已非有恩威以飲懼之焉種以徵調不時勦撫失宜遂橫佚而不可遏明史著土司傳所以見控馭之怪方非爲諸土司作也先生稟艸據安撫紀錄彙編大事紀爲之紀載翔實文筆可觀而分別篇目以布政司所轄爲綱體類方志頗乖紀事之範章實齋先生曰如後世之志散之卽可爲國史先生之書不意若是蓋先生博學多通專精少

合志跋

一 會稽徐氏重萊

孫固不獨是書然矣其與明史事跡多寡儷互不齊則要刪之時援引有異不盡子虛公是之流第史文因循舊例不加筆削但于文訓力求省約每局促不能得首末因遵四庫例爲別刊之使言明氏土司之禍者得互考焉光緒十八年閏六月會稽徐友蘭識

合志合志十五卷蕭山毛西河先生著康熙十五年先生

